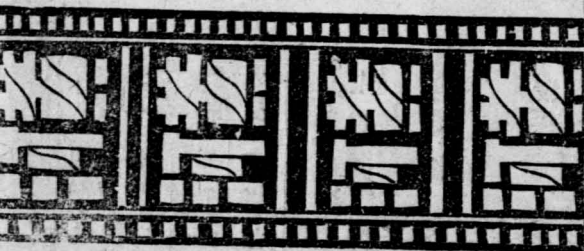


# 新文

第九期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編行

# 黃河第九期目錄

封面..... 韓劍琴

小說 股東案(下)..... 老向(三五四)  
 銀庫之夜..... 哲一(三五五)

川語職小(上)..... 孫伏園(三六〇)

戲劇 黃鶯兒..... 李朴園(三六五)

我的創作經驗..... 冰(三七四)

特寫 永生的人們..... 危岩(三七八)  
 鬼門關..... 徐爽(三八一)

作家縣長..... 鳴岡(三八四)

詩 聽我們詩利的笑聲..... 熊正鈞(三九二)  
 朋友，盪盪一杯美酒..... 亞唱(三九〇)  
 遙寄賈昌..... 李塢(三九三)

歌 草聖之歌..... 馮振乾(三八九)  
 園地 到農村去..... 蘇實(三八六)

黃河信箱..... (三九四)

編後..... 者(三九三)

一周年定	半年定	零售	訂閱法
十二册	六册	一册	掛號
國幣三元	國幣壹元六角	國幣三角	掛號
		郵費在外	價目
			郵費

主編者 謝冰瑩

出版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西安香米園德化里

發行者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總經理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業務部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店

出版日期 中華民國廿九年十二月一日

本期每本定價三角



# 殷家寨

(下)

老向

殷以柏生氣倒沒有氣出病來，他的太太反而爲他氣的一死兩活，飲食不進。他的太太曾經暗裏給老張送了兩塊錢去，作爲賠償費，不想竟被老張退了回來，給了個沒下台；因此病更加重了。病了須要接醫生，誰去接呢？在平時，這本是塌鼻子老張的差使，現在殷以柏竟指使不動老張了，他只有去找莫須殷。莫須殷一向，不，一生沒有拒絕過人家的要求，可是這一次他竟鼓起了十二萬分的勇氣來搖了搖頭，說：「沒工夫。」他再去找別人，有的見他走來，趕緊轉到別處去，有的乾脆推託著事忙，不肯去。他幾乎又要發怒，但是怒語或怒什麼呢？他滿懷的氣忿，在街上走着，雙頭又遇上那位殷寡婦，她正在那口四眼井旁邊坐著啣泣。

殷寡婦早知道殷家寨的村民沒有人再理這位自命不凡的族長了。見他蹣跚的走來，笑嘻嘻的立起來說：「他二叔。我跟你說一件事，我會，咱們怕是不小心，得罪了這井神，所以連指撥的咱們大家不和氣。咱們倆小炒炒子，誰罵誰也沒有什麼記帳，你怎麼罵大家是賊養的呢？你想多半是你殷家的子弟，誰是賊養的也不是你這做族

長的光彩不是？你現在該知道家慈難犯了吧？」殷以柏躊躇了一下，在平時他又得發怒。現在他聽了這四下無人，竟自嘻皮涎臉的說：「真有的，你比我行。請你到我家裏去談談，你看你弟妹病了！」

「我不去」，殷寡婦說着故意笑了笑說，「你忌個男人家，我們是個寡婦，怕惹人家說長道短，族長又要活埋我們呢。」

「得了，得了，老嫂子，請你留點兒吧，別一下都說出來。我求着你了，算是。你到我家裏去，我有事和你商量！」殷以柏說着幾乎要掉淚了，那一幅可憐相，當然會打動了殷寡婦。她，殷寡婦在三年以來，這是第一次進殷以柏家的大門。

他們在族長的客廳裏談的什麼，沒有人知道。不過第二天，殷以柏忽然宣佈要淘井了，祭這井神還要唱一台大戲，費用全是他一個人担負。村民們早就知道這是殷寡婦要出來的醫款。可是誰都不明說。大家就統統感到久積在胸中的一股怨氣，這一來算是得到個擴散的機會。莫須殷是個好事的，巴不得老有這類大事，他好多賣點兒

力，別的他不管。只有殷信那個刻薄鬼在茶廳裏公開的說：「我怕他不說理，他總有用着大家的時候。我不信誰家裏死了人，他會自己背出去。」殷以柏爭氣這大刺激之後，痛定思痛，深悔以前的種種行爲，實在放的太過。從此後便盡量學着吃虧讓人的。而村民們往往是就事論事，不念舊惡的，看見這位老頭兒行事改了轍兒，自然對他也就無所謂了。

不過唱了一台大戲，名義是祭井神，所以這口四眼井就更顯名，更神聖。連四鄰莊上的人們都說：「某人那麼不講理，應該教他多喝點兒四眼井的水。」再不然就說：「這是一條好漢，一定是吃四眼井的水長大的。」所以當大家聽了饒冠遺反的消息，殷信特意提出四眼井這個動人的名字來振作大家。人們平時受了這四眼井精神教育，又聽莫須殷說要炸死那些倭寇並不難，大家立刻便覺得反的來了也有辦法。大家不再發愁，也不再多談殷以柏進城的事，只想怎麼能再像光緒二十六年似的，教那些倭寇們到四眼井裏去喝一兩開酒湯。

莫須股憤憤的說：「我們族長真是教人莫名其妙，按說這兩年來，他老人家行事也還過得去。一切地方上的公事都是他仰頭說。爲什麼遇上這麼大事，他先走了呢？而且他前三天還給我說：『反的來了，誰怕咱股家也不怕。』誰想到說了不算，他先走了！」

「他走了倒好。」股寡婦說：「許多老弱殘軍，在這兒也是瞎胡混，沒有一點兒用處，不如教他們先走的好。」

「那麼，你老人家不是六十歲的人了！」股寡婦反詰了股寡婦一句。

「我呀！哼！你們要打日本人，怕還離不開我，我不是向你們這羣毛孩子說大話，我要走了，你們白吵吵一大頓，怕一個日本人也打不死。」股寡婦從從容容的說着，儼然是個女參謀的口吻。

「那麼我們聽你的！」村中的壯丁們這樣要求，「你說怎麼着，我們就怎麼着，我們知道你老人家是個智多星。」

但是莫須股是急性子，不容股寡婦開口，又趕緊宣佈他的戰略，說：「日本人要進咱們這寨子，就不能不經過四個寨門口，我把四門都埋上炸藥，你們都躲的遠遠的，等他們來了，我燃着藥燻子，轟的一聲不就完結他們了？」

「不行！」股寡說：「就你裝鳥槍打兔子的那一磁燻子火藥，够炸死兩隻狗的！」

「這——莫須股說：『有辦法。我們別說

裏頭藏局去買炸藥。炸別的用不費給，炸日本人還不要嗎？」不過股寡如此說，他的氣却洩了不少。大家也都沈默着，想不出怎麼樣才可以打日本。

「我們在這兒可是商量着打日本。」股寡婦冷冷的說了這麼一句。

「還是聽你的，二大娘！」股寡向股寡婦請求。

「我也沒有什麼高着兒。」股寡婦先謙虛了一句。說：「不過，咱們得知道大家都是鄉下人，咱們的生意不見的全對。依我說，誰的生意都好，只要能殺死日本人。埋炸藥在寨門口也要做，炸死幾個算幾個。現在最要知道的是日本人到了什麼地方，我們得派人去探一探，回來好作防備。」

「我我可以去！」楊鼻子老張把一根鐵通條一摔，意思是爐火他不管了，他要去做偵探。他接上一件破夾襖，說上一頂舊帽子就出了門，並沒得任何人的允許。

「我管，」股族長乾巴硬硬的答了一句「政府也管。」

「迎着難民的方向走，要快着回來！」股寡婦追出來這樣吩咐了老張一句，老張點一點頭早去送了。

「大叔，你先說，壯丁怎麼辦？」一個小伙子急急的問。

「據我看，不只是我們這一個村莊的人想打日本……」股寡婦剛說到這兒，突然股以柏坐着轎車回來了。他沒有先回家，挺着胸膛，一直走進老張的茶館。

「壯丁受過軍訓的到城裏去集合，準備跟中央軍打接應。」股族長說。「沒受過軍訓的，到城裏去報名受訓練。政府要跟小日本拚上二十年，也說不定，咱們每個人都有打日本的份兒。」

大家都覺得又歡喜，又奇怪，想道：「日本入莫非不來了，族長怎麼敢問來呢？」可是誰也不好意思問他。

「真的嗎？大叔！」莫須股立刻親親熱熱的





# 「銀座」之夜

# 哲

被敵人強迫稱爲「銀座」的二馬路總四路一帶地方，現在寂靜得在深谷裏一般。

兩小時之前，滿街的霓虹燈照得到處像火一般通紅，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聽到新濟南電影院不斷地放出挑花江一類的歌曲，淅淅着毫不調和的德國音樂。同時愛屋書店的收音機也廣播出東京的舞廳曲，滿街的人擠得像潮裏的蝦子一般，到處亂竄。許多的新貴出入在料理店，「安樂居」，舞場，和洋藥房之類的地方，隨時可以聽到生硬的日語夾雜在這裏的談話中，愛屋書店的門首，掛滿了一串紅色的長形燈籠，上面寫着了一個「賀」字。這裏比較向是熱鬧多了；但是常見到的那幾家百貨商店，不知道那裏去了。代替着的是那些「御料理」，「藥店」和「藥房」太陽燈」的洋藥房。

「哲」好容易換過這兩個煩瑣的煩忙生活，斜倚在十字街中心的廣空處。在深夜，馬路像一條死輪的在那裏靜着，靜靜地沒有半點聲響。涼厲的北風，一陣陣迎面吹來，凍得發麻不住地打戰，忙把頭縮在衣領裏，望了望四週除了路燈以外，一切的「繁榮」和熱鬧都消滅了。只剩下由舞場傳來的淫蕩音樂，張嘴嘆了一口氣，咬緊牙根，恨恨地罵了一聲：「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音樂停止了，長長的二馬路更顯得寂靜。張福把頭縮得更緊了。想到一家五口，靠他日夜一醫站「藥材」維持生活，就感到傷心。十二月了，妻還穿着夾衣，三兒病得那麼厲害，也沒有錢去請醫生。雖然他是一位很幹練的一等醫士，但每月的收入僅僅十幾元，而且還是「平醫票」。要不是爲了那三個孩子，他決不會過這種被人閑口罵「八加」，閉口罵「野郎」的奴才生活。一想到西原醫長那副醜惡的臉，動不動就是拳打腳踢的凶惡，真叫人恨心！

一陣刺耳的喇叭聲，恢復了張福的意識，在西面有兩隻巨眼，發出萬丈光芒，逼視着他。他立刻拿起了掛在腰帶上的棉褲杖來，面向着那隻準備着指揮，到那輛汽車已停到了樓前。張福的指揮顯然沒有發生絲毫的效力。他還不會放下手，突然聽見汽車撞倒洋車的聲音。他急忙地奔前上去，車燈亮了，裏面現出了一男一女，女的斜倚在男人肩膊上，不住地拍胸脯嗚嗚地叫着：「叫股以拍」大叔了。他笑的嘴都閉不上，說：「對，大叔！放長了勁兒，跟他幹！」

「二弟！——股寡婦也親熱的叫着股以拍說：「想不到咱們老弟還會趕上看這龐大的世面。」

「她回頭又對大家說：「好，只要縣官有辦法，總比咱們老百姓出的主意高，你們快快回家去收拾，看路上逃難的這許多，怕是敵人快到了。還有，你們一切要信賴你們的族長，他也是吃這四眼井裏的水，他有的是肝胆腦氣，不會不打日本入！」

「他是我們的長輩，我們當然服從他！」村民們欣喜的說着，紛紛的退去了，只有吳勇還立在茶館門口沒有走。他想請求吳須股，讓他幫着埋炸藥，又怕吳須股嫌他不中用，心裏正在那兒犯愁。

「你怎麼辦？」股族長問股寡婦。

「不勞老弟費心，我要留在這裏，看看吳須股埋炸藥。」股寡婦笑嘻嘻的說着，又抄起水烟袋。

「我也不走。」股信說：「我早想好了辦法，等日本人快到的時候……」剛說到這兒，編鼻不老鬼回來了，說：「這道造反的離離兒兒不過一百里路，開期不利這兒，後後天準準到這兒。」

「好，走，真須股，老張，跟我來，咱們去填塞那口四眼井，教他小日本兒來了沒有水喝！」股信說着走出茶館，一手拉着吳勇說：「走，

「老混蛋，瞎了眼麼？」門車夫也連忙下來將拉車的風扇扇了一陣。張福站在一旁，半句話也不敢說。...

「喂！你是幹麼的？他媽的，真混蛋！怎麼連洋車都不會指揮？你看甚麼！賊頭賊腦的！」

這位牽著鐵鏈手杖的紳士，氣憤憤地走下車來，回頭快掃了他兩個耳光，然後對車夫說：「拖到一邊！」...

老頭漸漸地也蘇醒過來了，他那可怕的呻吟，伴著張福同情的嘆息，更顯得夜它淒涼。...

「想，他從右逃走，這說我不去指揮，打了我兩下耳光，唉！這說甚麼？」

老頭的影子慢慢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南新街是市內最雅靜的區域，雖然離城祇有里把路，但絕沒有城市的豪華，可以說是這裏最好的住宅區，更因為接近醫院，大學，和教會，...

這幾天來，于四維忙得頭昏眼花，下班以後，總是到各處去替難民收容所募捐，但是自己家裏還沒有捐一文。...

「怎麼樣？你們要填這四眼井？.....」股蔣長問了這麼一句，眼睛望著門外，淚珠一串一串的往下落。...

「對！」股蔣長把老淚一收說：「打日本軍緊！」

不到半夜老婦孀孀都準備好了，行李打成包，糧食裝了口袋，有坐車的，有騎驢的，一齊跟著族長股以柏向後撤。...

沒得喝，我們的軍隊又四面攻來，看他往那裏跑！

黃河十期要目預告

- 川語讀小(下)
孫伏園
老向
陶今也
阿爾頓索特
高天
我的創作經驗
冰聲

來的。這樣他們哥兒倆，雖然是一母所生，住在一處，但總是十天八天見不到一面。

四維一個人無聊地在客廳裏踱來踱去，他穿着一件破舊的白試險衣，在深深的近視眼鏡下面，露出了一雙很有力的眼睛。兩式的頭髮髻亂得綠一堆野草，他等候很久了。有時倒在沙發上，無聊地翻閱手裏的中華樂典，有時跑到收音機旁邊去轉動那電扭，每一次聽到X.G.O.A.的時候，同時就會聽到一些很高的閑閑的雜音，鬧得一點也聽不出。他索性把電門關了，靜靜地坐在那裏

遐思。

「今天無論如何總要把這一件事結束了，這些日子幾乎聽斷了腿，好容易才捐八百塊錢，三哥總可以給我積成二千。表哥不是一開口就捐了三百嗎？二百元——啊！可以維持三十個難民活一個多月，——是的，我就這樣對三哥說，他該不會拒絕吧？好！我就犧牲這一夜的睡眠也非等他回來不可！」

忽然喇叭聲在門前響得厲害。門燈亮了，老王皺皺着眼睛，披着棉襖起來開了門，很恭敬地站在一旁。

一陣嬌滴滴的笑聲傳到四維的耳朵裏，他不由得站起來從窗口望了出去，看見進來的是三哥和一位二十歲上下的女子，「這就是老王所說新太太嗎！咳！」

「三哥回來囉！」

「啊！啊啊！是老王！這麼晚還沒有歇嗎？」

黃 河 月 刊 第 九 期

啊！你還沒見過你三嫂吧！……」

「三……嫂！」

四維強硬地叫了一聲，對方兩眼媚的眼光他的臉上掃了一下，隨即嬌笑着走進內室去了。三哥好像很疲倦似的，一古腦倒在火爐旁邊的沙發上。小丫頭倒了一杯茶來，然後又拿火柴給三爺點烟。

「聽說你這幾天又在忙着給難民捐錢，啊！

我們家裏才真是爲國爲民謀幸福呢！不過表哥那裏你不該捐他那那一個大數目。像他那種樣子，皮氣古古怪地不想作事，我幾次請他出來幫我忙，他總是不肯，前幾天我又替他弄到了一個每月拿五百元的參議，呀！五百元，數目並不算小呀！這幾天我找了他好幾遍，他總是不幹，請問姨媽手裏有多少錢，他到一捐就是三百，好大方！……」

「這是姨媽她老人家的一片愛國心，所以才肯捐這麼多，表哥也不是那種鬼鬼祟祟的人，自然不肯當什麼參議。」

「你又來這一套了，你整天在醫院裏，怎麼能懂外面的事情，像我！啊！——還不是爲了維持地方，保衛民衆，才不辭勞苦地日夜奔忙！這不是愛國嗎！不啻日本人對不對，我們總要維持地方的安甯。啊！啊！馬場是我從前在明治大學的好朋友，要不是我和他有老關係，誰還能做得濟呢？……」

「不過……」

「得了！你少打些官腔罷！就像咱們這家人家，本來也就够過的囉，叫那些「抗日」的這層一關，幾乎過不成了。幸而我是一個留日的，總要和尚埠的買賣和房產也算保住了，總算我的眼光不壞，中央的存款早就轉到朝鮮銀行去，也算沒受到損失。現在我並不求飛黃騰達，只要有這個秘密長的位置來維持地方也就是我對地方上的一番苦心。」

「三哥！不談這些吧！還是乾乾脆脆地說，我已替難民捐了八百元，還差兩百，兩百元並不算多，但是可以維持三十個難民活一個多月，外面的都捐過了，咱們自己……」

「啊！啊！咱們自己捐兩百！是不是？」

「我捐想兩百並不算多！」

「啊！兩百——兩百元！其實那裏會算多，像我們這樣的人家。不過現在地方上已經維持得就緒了，他們也該自謀生路，不再靠別人來養活，呀！捐錢給難民簡直是養成他們的奴隸性。兩百元，算甚麼？可是要害了他們！老四！我看還是把捐款退還給他們吧！况且方才聽說吉田部長前天還從難民所裏面查出了十幾個嫌疑份子，留他們在這裏早晚要出事的。我做哥哥的不能不早警告你，救人是一件好事，但是明哲還得保身。我看你還是少管這些閒事吧！」

「三哥！你真是豈有此理，我只問你捐多少，何必又嚼嚼囉囉地說上一大堆，說得好聽，維持地方治安！如果真的要維持地方，首先就應當

救濟被難同胞。說甚麼「嫌疑」還不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這世界已經成了鬼的世界了！

「啊！老四！這還了得，你這姓于麼？你敢說我也是鬼麼？你才真是豈有此理！」

哥兒倆越談越動火，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從內室裏發出來嬌滴滴的聲音：

「三爺！那支鑽錶的烟槍在那裏？」

於是，三爺轉怒為笑地急忙跑進內室去了。

三

「新正旺券」正在雷風進行者，第一項當然

是要備錢。錢，談何容易！可是在西田顧問的眼

中這還不算甚麼。他判斷法漫兒在各種關係勝的

一律扣薪一員，此外就湊湊捐。這消息傳出來

以後，忙得金福的臉黃到到處亂報。彼此打聽

消息，今天聽說宋會長長應捐十萬，明天又傳說董

局長湊了二十萬。自蘇海關領的通告是最容易叫

都可以「迎瓶而解」。况且三爺有着這麼一位新

太太，佈置國和家人的眼裏早已成了天仙，祇爲

了她是禮書長的大太太，嘴不饒舌，且還有損

「大和民族」的精神。這時三爺爲了混酒的事，

不得不按時到舞場裏去報到了。先別說那時候也

難太太給個們伴舞，但自己並不敢放得太鬆，

現在他却常說翻案，腰也不到舞池裏去。那麼，

全部舞池都讓給顧國先生了。這話聽來，每天

晚間回家的時候，太太總是說些馬馬怎樣跳得好

，增田太矮，跳起來太吃力一類的話。但他已經

不覺從那高興，任他說甚麼，他總是「啊啊

啊啊」地回答着，心裏不知道究竟在想些甚麼。

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上午西田顧問發表了他的

光海面。在三馬路一帶，平空添了許多「洋行」

，「藥房」，「烟館」，和「料理店」之類的東西

。老陳再也沒有人來過一次。院前的南家大開飯店

裏有幾個高麗人貼上了「修理工」面，押吉開便的

紅紙條，南新街再也聽不到深夜裏的喇叭聲了。

夏夜，是含着誘惑性的季節，「銀車」一帶

越來越繁。單說舞場，比從前就多了兩處。此外

還開了一個大賭場，門外常常擠滿了汽車和包車

。這賭場，比往年更顯得可憐以外，仍然還

是和先前一樣站在二馬路上指揮交通。他忙得連

帽線下的酒菜都不能擦。但是態度却很安閑，好

像一點也不在意的樣子。

霓虹燈更亮了！那嘈雜的日本歌曲的聲響



# 川語識小

(上)

## 孫伏園

以下幾十條川語的筆記，都是我在去年除假一條兩條的記錄下來的。不但够不上說是甚麼著作，甚至連初步的研究也談不到。當初記錄的目的，是第一步搜集特有的語詞，然後再從事音調和教法等等的研究。但是一個在幾個月乃至幾十天，割置得愈久，完成的希望也愈渺，雖然在幾個月工作的經過上加添了一些心理的預感。恰巧冰寒來集來稿，我就決定將這篇東西先向「黃河」的讀者求救。

所謂「語詞」，會少些少數區域特有的成分，而專注意於四川全省通行的方言。但未經整理，一定仍有若干不算十分普通。例如「過了」，據周池甫兄指示，只限於小川東的少數區分，音讀如「挂懶」。

同時，有的語詞流行地域關係極廣，但尚不同點。例如朋友前教時，一般人常常誤用受等觀念，不不肯承認性質較特別的語詞在他本區流行。這個客觀的學術態度的不普遍，使從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必須時時留意。例如「後頭」可以作「裏頭」講，凡做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難免驚奇賞玩，自以為哥倫布發見了新大陸，而不知道一驚奇賞玩把別人的榮辱觀念引起來了，有一位朋友堅不承認他那「後頭」作「裏頭」講，而且此生並沒有親見過這種奇怪的事實。不料正在進行探討的時候，一位書記走來詢問紙放在甚麼地方。這位朋友自自然然的說：「在抽屜後頭！」大家這才把他逮住，使這位朋友旁皇無措。不過這位朋友也不是沒有辨解的理由，他說：「我說的是「吼頭」，不是「後頭」。吼頭可以作裏頭講，後頭不能作裏頭講。」但是「吼」和「後」的差別實在人少了，或者可以說，當本報用的「後頭」讀本音，當「裏頭」用的「後頭」讀作「吼頭」。至於「吼」音是從那裏來的，有無其他更確切的派字，現在就不能說明了。

有兩位少年朋友幫忙我的地方很多，一位是余拱北兄，一位是楊月高兄，他們知道我所四川語的知識與四川人相差太遠，所以關於解釋，關於舉例，處處都幫忙我，使我減少嚴重的錯誤。如果繼續能有時間，我還要記載一些語音與語調，和文法的特點。方言的留意，可以使國語逐漸豐富，例如「些」字，國語中極需要這樣的補充，我們何必讓國語如此含混下去，卻不採取這種方言的特長，使國語更科學化一點呢？

「些」是名詞的語尾，表承多數。例如「人些」，「教員些」，「教員些」就是「人」，「教員」，「教科書」的多數。國語中的「們」字，是名詞多數的語尾，但只能用於人，不能用於物；「些」字在川語中的運用範圍極廣，不論人或物，除了抽身名詞，凡可以有多數的名詞都可以用「些」字作表示多數的語尾。

### 煞鐮更

「煞鐮」或「殺果」，沒有一定的講字法，意思是完了，末了，最後等。例如你到飯館中問：「還有飯喫沒有？」答覆說「殺鐮了！」這就是「完了」的意思。又如聽人講演，聽後有人批評說「煞鐮那幾句話最有力量」道「煞鐮」是「最後」或「末了」的意思。又如你去問人：「你那本書看煞鐮了沒有？」他答復你「看煞鐮了！」你又問他對於那本書的意見，他說「就只煞鐮那兩章差一點」，頭一個是「完了」的意思，後一個是



「末了」或「最後」的意思。

### 整

「整」在川語中也用本義，例如書籍錄了該整一整，這個用法和「安整其服」，「花宵不整下堂米」的「整」字的用法差不多。但是人病了請醫生去整一整，表破了到鐘表舖裏去整一靜，便解作「診治」和「修理」等的引申義了。再伴遠處引申，變成捉弄，欺負壓迫的意義，例如「這一下把我整得太苦了！」又如「四五個人關起門來整他一個人，整了他足足四五個鐘頭，簡直的拿人當狗來整！」

### 擺

「擺」是「談」的意思。川語中有一句「擺龍門陣」的話，川外的人知道的很多，意思是「談天」。不過「擺」字常常單獨用，例如「我自己並沒有看見，不過聽見街上的人都這麼擺！」

### 活路

「活路」就是「工作」，「做活路」就是「作工」。拿「生活」的字眼來表示「工作」的，在北方語中有「活」，在吳越語中有「生活」，與川語中的「活路」同一意義，只是「路」這語尾顯得略為特別罷了。

### 過了

「過了」動詞的語尾，表示過去，或表示繼續，是國語中「了」字的意義。例如「他睡過了」，意思是「他睡着」，並不是「他睡過以後又醒了」；「他死過了」意思是「他死了」，並不是「他死過以後又活了」。

### 不好

「好」的反面，在國語中是「壞」。好壞兩個字也可以連用作一個字，例如「貨色好壞」意思是「貨物成色好或壞的標準」。這個「壞」字在川語中用「不好」兩個字連寫成一個方字「尋」，音讀與「昏」字相同，「好尋」也可以連用，與「好壞」一樣。這個「尋」字，各地方音中用的很多，不過音讀很不相同，如山東讀如「瞞」，上海讀如「軟」，也有地方讀如「顧」的，據我記得我的故鄉紹興似乎讀如「血」。

### 玩和耍

「玩」和「耍」二字，在一般的了解，沒有多大的分別。例如「玩具舖」也稱「耍貨舖」，耍貨也就是玩具。「玩耍」二字平常也連用，與分別任何一字同一意義。北方各省方言中，却常把二字分別輕重。「玩」是一般的玩，「耍」專指「遊戲」。川語中恰相反，「耍」是一般的玩，「玩」專指「遊戲」。所以妓女也稱「玩家」。在四川用國語談天，如說「到我家裏來玩」或「到你家裏去玩」，常常會因方言的關係而引起誤解。

### 去了

「這是你叔叔嗎？」  
「不是，他是我的公公去了！」  
「他是你的弟弟不是？」  
「不是，他是我的外甥去了！」

「這本書你是用三塊錢買來的罷？」

「阿，你請不吝，這是十塊以上去了！」

「去了」表示與所問的標準相差甚遠，偏也不一定用於客語，一般的敘述語中也用。

### 買成

「這頂帽子你用多少錢買的？」

「今年東西真貴了，同樣一頂帽子，去年只買成三塊錢，今年買成十二塊錢！」

「今年買成十二塊錢」就是今年用了十二塊錢買的，或是「今年用了十二塊錢才買成的」。但在說話的人，並沒有把「成」字看重，就是說，「買成」並不是「買不成」的反面，只是爲的說明這東西的價錢。

### 十打十

「十打十塊錢」就是「十來塊錢」，「十打十個人」就是「十來個人」。「十打十」指「十」數左右的未定數，或八，或九，或十，或十一，或十二。但不至於指「七」或「十三」。「十打十」有時也稱「泡十」或「拋十」，意義相同。「十」數與「拋」音，在方言中常有特殊的關係：湖南北一帶，「十里路」叫「一拋路」，這還可解作以一氣能跑到的路爲一單位；個十個人也叫「一拋個人」，十塊錢也叫「一拋塊錢」，那就只屬「拋」的音，與「一」字完全沒有意義的關係了。川語中的「泡十」，決不能誤推於「泡五」或「泡百」等等，也許還是「十」數與「拋」音的特殊關係罷。

### 攏

「若國語中，都到岸邊叫「攏」。」「攏」字在川語中，引申爲「到」字的意義。「你幾時攏的成都？」答語說「我昨天晚上八點鐘才攏！」這個人也許步行，也許坐汽車，也許坐滑竿，也許坐飛機，與「到」沒有絲毫的關係，但仍和坐船一樣，「到成都」都叫作「攏成都」！不但人「到」叫攏，船「到」也叫攏，例如你去問書舖，有某書沒有；答語常常是「這書昨天才攏」，或是「這書明天才可以攏」。不但東西「到」叫攏，時間到也叫攏，例如問下班的時間「攏了沒有？」答語說「還有五分鐘。」

### 笑人

「這真笑人！」這「笑」的賓位「人」所受的動作並不是「笑」，而是「逗笑」。「這真笑人」應該解作「這真能逗笑人」或「這真能把人逗笑了」。同樣，「這真氣人」應該解作「這真能把人氣壞了」。還有「喘人」也是同樣的文法。「喘」的意義是「氣」，「窘」，「作難」等，也有人說「這真把我喘倒了！」

### 么

「么」是「小」和「幼」的意思。兄弟中最小的個叫「老么」。下輩的手姪稱他「么叔」。最小的一個女兒是「么小姐」。類推而有「么老爺」，「么少娘」，「么老班」等。

### 後頭

「後頭」也可以當作「後頭」的本義講，例如「他走前頭，我走後頭」，與國語中所用完全相同。但這「後頭」同時又有一個特殊的意義是「裏頭」，例如「我們到公園後頭去耍罷。」不懂得川語的人一定覺着公園後頭有甚麼可耍呢，到公園後頭去耍倒不如到公園裏頭去耍更有意思罷。不知說話的人，本來主要到公園裏頭去耍，不過川語中把「裏頭」叫作「後頭」就是了。「拿開水來沖在茶壺後頭罷，你再給我倒一盆水在臉盆後頭罷。」如果不懂得「後頭」二字在川語中的意義，真要覺着這個世界太不成個樣子了。只有在一個場合是沒有問題的，就是：到一所大房子裏去訪朋友，問大門口的人「某先生在不在？」答語說「在後頭。」這個「後頭」本與「裏頭」沒有甚麼分別，所以聽的人也不會覺着奇怪。至於到了「後頭」以後，如果要問朋友在那一間屋子，大門口的人先代到側邊去一找，回來竟可以答覆說「他在影室後頭的床後頭睡覺」，這種答覆聽了以後，即使是一個到川很久而且懂得「後頭」可以解作「裏頭」的川外



# 「銀座」之夜

# 哲

被敵人強迫稱「銀座」的「二馬路」四路一帶地方，現在寂靜得像在深谷裏一般。

兩小時之前，滿街的霓虹燈照得到處像火一般通紅，在很遠的地方，就可以聽到新濟南電影院不斷地放出挑花江一類的歌曲，滄雜着毫不調和的德國音樂。同時藥房書店的收音機也廣播出東京的舞廳曲，滿街的人擠得擠裏面，一般到處亂竄。許多的新貴出入在料理店，「女樂居」，舞場，和洋藥房之類的地方，隨時可以聽到生硬的日語夾雜在這一點的談話中，愛屋書店的門首，掛滿了「歲末大賣出」，和「歲末大勉勵」的紅布旗幟，還有一串紅色的長形燈籠，上面畫了一個「賀」字。這裏比戰前是熱鬧多了；但是常見到的那幾家百貨商店，不知道那裏去了。代替着的是那些「御料理」，「藥藥店」和「兼賣」太陽鞋」的洋藥房。

「福福」好容易檢過兩個鐘頭的煩惱生活，斜倚在十字街中心的廣亭處。夜深了，馬路像一條孤獨的在那裏飄着，靜靜地沒有半點聲響。淅淅的北風，一陣陣迎面吹來，凍得張福不住地打

戰，忙把頭縮在衣領裏，望了望四週除了路燈以外，一切的「繁榮」和熱鬧都消滅了。只剩下由舞場傳來的淫浪音樂，張福嘆了一口氣，咬緊牙根，恨恨地罵了一聲：「這些不知死活的東西！」

「音樂停止了，長長的「二馬路」更顯得寂靜。張福把頭縮得更緊了。想到一家五口，靠他日夜「醫站」來維持生活，就感到傷心。十二月了，妻還穿着夾衣，三兒病得那麼厲害，也沒有錢去請醫生。雖然他是一位很幹練的一等警士，但每月的收入僅僅十幾元，而且還是「準警察」。要不是爲了那二個孩子，他決不會過這種被人開口罵「八加」，閉口罵「野郎」的奴才生活。一想到西原警長那副醜惡的臉，動不動就是拳打腳踢的凶態，真叫人恨心！

一陣刺耳的喇叭聲，恢復了張福的意識，在西面有兩隻巨眼，發出萬丈光芒，逼視着他。他立刻拿起了掛在腰帶上的柳柳林林，面向左邊，準備着指揮，剎那間「汽車」已經來到了眼前。張福的小時二十五英里的速度，從右邊開過。張福的指揮雖然沒有發生絲毫的效力，他還不會放下手，突然聽見汽車撞倒洋車的聲音。他急忙地奔向前去，車燈亮了，裏面現出了一男一女，女的斜倚在男人肩土，不住地拍胸脯嗚嗚地叫着「

叫股以拍「大叔」了。他笑的嘴都閉不上，說：「對，大叔：放長了勁兒，讓他幹！」

「二弟！」股婆也黑黑地叫着臉以拍說：「想不到咱們老弟還會趕上看這龐大的場面。」她回頭又對大家說：「好，只要縣官有辦法，總比咱們老百姓的主意高，你們快快回家去收拾，看路上逃難的這多，怕是敵人快到了。還有，你們一切要信賴你們的族長，他也是吃這四眼開裏的水，他有的是肝胆腸氣，不會不打日本鬼子！」

「他是我們的長輩，我們當然服從他！」村民們欣喜的說着，紛紛的退去了，只有吳勇還立在茶館門口沒有走。他想請求莫須股，讓他幫着埋炸藥，又怕莫須股嫌他不中用，心裏正在那兒犯愁。

「你怎麼辦？一般族長與股婆。」

「不勞老弟費心，我要留在這裏，看看莫須股埋炸藥。」一般族婆笑嘻嘻的說着，又抄起水烟袋。

「我也不走。」股婆說：「我早想好了辦法，等日本人快到的時候……」剛說到這兒，楊鼻長老攔住了，說：「這道這反的離離道兒不過一百里路，回棚茅不利這兒，後從天準準到這兒。」

「好，走，莫須股，老洪，跟我來，咱們去填塞那口四眼井，教他小日本兒來了沒有水喝！」股婆說着走出茶館，一手拉着吳勇說：「走，

「老混蛋，瞎了眼麼？」門車夫也連忙下來將拉車  
的亂攔了一陣。張福站在一旁，半句話也不敢說  
。祇把斷了車半的破舊洋車拖到路旁。拉車的老  
頭早已發瘋了，再加上車夫這一頓腳踢直和死  
了一般，橫臥在車前，一動也不動。照例地汽車  
警備後警察要把車牌的號碼，記下來的；但不等  
他看車牌，兩下耳光已飛到了自己的臉上。

「喂！你最幹麼的？他媽的，真混蛋！怎  
麼連洋車都不會指揮？你看甚麼？賊頭賊腦的！」

這位拿着藤條手杖的紳士，氣憤憤地走下車  
來質問張福。順手刮了他兩個耳光，然後對車夫  
說：「拖到一邊！」車夫趕快拖起老頭的左腿就  
往路旁一扔，張福正想要上前說甚麼，却不料馬  
達塔塔地響了一陣，這隻獨眼龍的市虎就開走了。

老頭漸漸地也蘇醒過來了，他那可怕的呻吟  
，伴着張福同情的嘆息，更顯得夜夜淒涼。張福  
同把老頭輕輕地扶起，又替他撫摸了一陣，老頭  
忽然跳起來要和汽車拚命，但是馬路上只剩下那  
輛斷了車半的破洋車，再也沒有汽車的踪影了。

「他媽的，真不講理！像這樣還有窮人活的  
路麼？一天拉塊把錢，還得看運氣，這車半至少  
要五塊錢！這可怎麼辦啊？天！」  
「老頭！你聽倒罷罷！這年頭已經不像從前  
了，連我們也不知道應當怎麼樣才不吃耳光！你

想，他從右邊走，還說我不去指揮，打了我兩下  
耳光，唉！連說甚麼？」

張福望子望四週，見沒有人，才轉身對老頭  
說：「二十五元，你聽好，要快點。」

「走罷！這條伙是有名的手三爺，聽得你還  
沒有說甚麼，你要是罵半句，他就會要你這條老  
命！」

老頭的影子慢慢地消失在黑暗中了。

南新街是市內最雅靜的區域，雖然綠城廠有  
車把路，但絕沒有城市的喧嘩，可以說是這裏最  
好的住宅區，更因為接近醫院，大學，和教會，  
無形中造了一個「準特別區」。在這裏有很整齊  
的洋房，和很少見到的柏油馬路，一切都像北平  
東城似的，有幾分洋化。在街的兩頭是一座小洋  
樓，建築的非常精緻。它隱藏在叢林裏，當炎夏  
的時候，確實是一個幽靜的別墅，可是現在呢，  
稀疏的枯枝中間露著紅色的樓頂，花園裏也是一  
片荒蕪，顯得怪冷清的。在那個半西式的大門上  
，掛着一塊「子宅」的銅牌，老是擦得那麼光亮  
的。

這幾天來，于四維忙得頭昏眼花，下班以後  
，總是到各處去替難民收容所募捐，但是自己家  
裏還沒有捐一文。原因是他和他的三哥總是推不  
到面。當他上班的時候，三哥還在睡覺，晚上，  
三哥照例地沉醉在舞場裏，非到三更過份是不回

咱們先把這口井填了。」

「怎麼樣？你們要填這四眼井？……」殷廣  
長問了這麼一句，眼睛望著門外，淚珠一串一串  
的往下落。他想起這四眼井的光榮史，想到這是  
全寨的養命之源，他怎麼能不痛心？

殷廣福和說了一句說：「好；這年輕的們想  
的週到！」她又轉過去勸殷族長說：「不要這麼  
婆婆媽媽的，打日本要緊。等打退了日本，這井  
容易挖的！」

「對！」殷族長把老淚一收說：「打日本要  
緊！」

不到半夜老頭婦孺都準備好了，行李打成  
包裹，飯食裝了口袋，有坐車的，有騎驢的，一  
齊跟着族長殷以柏向後撤。壯丁們也都跑到城裏  
去，領槍的領槍，受訓的受訓，此是後話不提。  
第二天黎明，村裏那口四眼井填平了，人走光了  
，吃食也沒有了。

敵人走來，進了殷家寨，吃也沒得吃，喝也  
沒得喝，我們的軍隊又四面攻來，看他往那裏跑  
！

(完)

### 黃河十期要目預告

川語諷小(下)  
募來衣  
何爾頓索寶特  
冰棍  
我的創作經驗  
孫伏園  
老向  
陶令也  
高天  
冰聲

來的。這樣他們哥兒倆，雖然是一母所生，住在一處，但總是十天八天見不到一面。

四維一個人無聊地在客廳裏踱來踱去，他穿着一件破舊的白試練衣，在深深的近視眼鏡下面，露出了一雙很有力的眼睛。西式的頭髮零亂得綠一堆野草，他等候很久了。有時倒在沙發上，無聊地翻閱手裏的中華樂典，有時跑到收音機旁邊去轉動那電扭，每一次聽到XGOA的時候，同時就會聽到一些很高的閃閃的雜音，鬧得一點也聽不出。他索性把電門關了，靜靜地坐在那裏沉思。

「今天無論如何總要把這一件事結束了，這日子幾乎跑斷了腿，好容易才捐八百塊錢，三哥總可以給我換成一千。表哥不是一開口就捐了三百嗎？二百元——啊！可以維持三十個難民活一個多月，——是的，我就這樣對三哥說，他該不會拒絕吧？好！我就犧牲這一夜的睡眠也非等他回來不可！」

忽然喇叭聲在門前響得厲害。門燈亮了，老王嚴嚴着臉，披着棉襖起來開了門，很恭敬地站在一旁。

一雙嬌滴滴的笑聲傳到四維的耳朵裏，他不由得站起來從窗口望了出去，看見進來的是三哥和一位二十歲上下的女子，「這就是老王所說新太太嗎！咳！」

「三哥回來囉！」  
「啊！啊啊！是老王！這麼晚還沒有歇嗎？」

「你還沒見過你三嫂吧！……」

「三……嫂！」

四維強硬地叫了一聲，對方扇風扇的眼光他的臉上掃射了一下，隨即嬌笑着走進內室去了。三爺好像很疲倦似的，一古腦倒在火爐旁邊的大沙發上。小丫頭倒了一杯茶來，然後又拿火柴給三爺點烟。

「聽說你這幾天又在忙着給難民捐錢，啊！我們家裏才真是爲國爲民謀幸福呢！不過表哥那裏你不該捐他那麼一個大數目。像他那種樣子，皮氣古風古怪地不想作事，我幾次勸他出來幫我忙，他總是不肯，前幾天我又替他弄到了一個每月拿五百元的參議，呀！五百元，數目並不算小呀！這幾天我找了他好幾頓，他總是不幹，請問姨媽手裏有多少錢，他到一捐就是三百，好大方！……」

「這是姨媽她老人家的一片愛國心，所以才肯捐這麼多，表哥也不是那種鬼鬼祟祟的人，自然不肯當什麼參議。」

「你又來這一套了，你整天在醫院裏，怎麼能懂外面的事情，像我！啊！——還不是爲了維持地方，保衛民衆，才不辭勞苦地日夜奔忙！這不是愛國嗎！不管日本人對不對，我們總要維持地方的安寧。啊！啊！馬錫是我從前在明治大學的好朋友，要不是我和他有老關係，誰還能做參議呢？……」

「不過……」

「得了！你少打些官腔罷！就像咱們這家人家，本來也就够過的囉，叫那些「抗日」的這廝一鬧，幾乎過不成了。幸而我是一個留日的，總要租兩間的買賣和房產也算保住了，總算我的眼光不壞，中央的存款早就轉到朝鮮銀行去，也算沒受到損失。現在我並不求飛黃騰達，只要有這一個認書長的位置來維持地方也就是我對地方上的一番苦心。」

「三哥！不談這些吧！還是乾乾脆脆地說，我已經替難民捐了八百元，還差兩百，兩百元還不算多，但是可以維持三十個難民活一個多月，外面的都捐過了，咱們自己……」

「啊！啊！咱們自己捐兩百！是不是？」

「我捐兩百並不算多！」

「啊啊！兩百——兩百元！其實那裏會算多，像我們這樣的人家。不過現在地方上已經維持得就緒了，他們也該自謀生路，不再靠別人來養活，呀！捐錢給難民簡直是養成他們的奴隸性。兩百元，算甚麼！可是更苦了他們！老四！我看還是把捐款退還給他們吧！況且方才聽說吉田部長前天還從難民所裏面查出了十幾個嫌疑份子，留他們在這裏早晚要出事的。我做哥哥的不能不早警告你，救人是一件好事，但是明哲還得保身。我看你還是少管這些閒事吧！」

「三哥！你真是豈有此理，我只問你捐多少，何必又嚼嚼囉囉地說上一大堆，說得好聽，維持地方治安！如果真的要維持地方，首先就應當



教養後繼的同胞。說甚麼「嫌疑」還不是「欲加之罪，何患其詞。」這世界已經成了鬼的世界了！

「啊！老四！這還了得，你這姓于麼？你敢說我也是鬼麼？你才真是豈有此理！」

哥兒們這話越動火，正在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從內裏發出來嬌滴滴的聲音：

「三爺！那支鑽鑽的烟槍在那裏？」

二

「新正燈券」正在雷厲風行者，第一項當然就是籌備錢。談何容易！可是在西田顧問的眼中這並不算甚麼。他的辦法是凡各機關服務的一律扣薪一員，此外就是募捐。這消息傳出來以後，忙得全城的商賈都到處亂竄。彼此打聽消息，今天聽說會會長擬捐十萬，明天又傳說董局長派了二十萬。自蘇雅而領的總總是最容易叫三爺著瘋，他的名氣比來會會長和董局長都大些，錢也撈得比較多，如果真能撈局長派了二十萬，當然他還會更多！他到各處打聽消息，下班以後馬上就到第八路去找馬場和增田之助。這兩人都是他留東時代咖啡店裏的好朋友，而現在已經成了西田的左右手，三爺知道不捐鬼不成的，但希望能說說核減一點。

本來每天晚間三爺多半是把時間消磨在金花旅館裏，在舞場裏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新貴和顯貴，往往在一瓶香菸打開之，幾幾件困難問題，

都可以「迎瓶而解」。况且三爺有着這麼一位新友太，在國間和軍人的眼裏早已成了天仙，祇爲了她是禮堂長的女太太，三爺不覺下拜，畢竟有損

「大和民族」的精神。這時三爺爲了這事，不得不按時到舞臺裏去報到了。先期雖然有時也聽太太給兩個們停舞，但自己並不敢放得太鬆，現在他却常說要娶，三爺，不日到舞臺裏去。那麼，全部時間都讓給三爺的先生佔了。

但是關於三爺的這消息，那老等所傳，每次晚間回家的時候，太太總是說些馬馬想怎樣跳得好，增田太煙，跳起來太吃力一類的話。但他已經不覺從那高興，任他說些什麼，他總是「啊啊啊」地回答着，心裏不知道究竟在想些甚麼。

十二月二十七日的上午西田顧問發表了他的捐款名單，開頭是說「蘇雅」的勝利，其次就是歌頭太平和鹿富廳等「蘇雅」的董樂。于認書長

接過會時，即接親身親自自己的名字，只見他在十萬以上的有董局長、宋會長、張局長等。再看第二遍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的名字，高高地在第一位，下面寫的是「五十萬圓」。

三爺學生以來所遭的難事，說有一篇此事件更重的，他的手不待地打眼，額上的汗珠，一粒一粒地往下滴，終於他無法再着對着對刺刺，倒在辦公桌上。

「新正」的兩個星期裏，幸城發生了一件大的新事：不過這件事在正月月底就告結束了。

誰能料到公館收房租的老陳，忽然在遊藝園門外掘起了烟攤，臉上也像先前那樣的油

光滿面。在三馬路一帶，平安添了許多「洋行」、「藥房」，「烟館」，和「料理店」之類的東西。老陳再也沒有來過一次。院前的兩家大綢緞店裏有幾個高風人貼上了「修理門面，擇吉開張」的紅紙條，兩新街再也聽不到深夜裏的喇叭聲了。

夏夜，是含着朦朧的季節。「銀座」一帶起來繁榮。單說舞場，比從前就多處。此外還開了一個大賭場，門外常常擱滿了汽車和包車。

這賭場，除掉比去年更便得可憐之外，仍然還是和先前一樣站在二馬路上指揮交通。他忙得連帽線下的汗珠都不能擦。但是態度却很安閑。好像一點也不在意的樣子！

霓虹燈更加亮了！那嘈雜的日本歌曲的聲響，震壞行人的耳膜，人，因是像蝦子一樣地到處亂竄。

三友新飯店門外擠着一羣看熱鬧的人，張福過去維持秩序，好容易擠到內層，却只見一個醉漢躺在地上，他唱說說，一身套衣服已經弄得亂七八糟了。幾個人們散去，然後把醉漢拖到路旁，他已經醉得不醒人事。

一聽到汽車喇叭的聲響，張福又忙著去指揮，閃電般的汽車已開到面前，一位矮小者拍車和一位很而熟的女人，在車裏擁擠着，惹得後面的人都往後避來。張福一時還想不出那女人是誰

，只覺得她很像常和于三爺出入在金花旅館的那一位。現在她又作着這一位矮小的穿官，真是有些奇怪。汽車過去以後，他好像感到甚麼似的，忙跑到醉漢旁邊，仔細看了一下說：「你是于三爺嗎？」

「哈哈！原來你也有今天！」張福說，仍然站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了。

(完)



# 川語識小

(上)  
孫伏園

以下幾十條川語的筆記，都是我在上海做假一條兩條的記錄下來的。不但够不上說是甚麼著作，甚至連初步的研究也談不到。當初記錄的目的，是第一步搜集特有的語調，然後再從事音調和语法等等的研究。但是一個月往來，乃至幾十天，割割割愈久，完成的希望也愈少，雖然在幾個月工作的經過上加添了一些心理的資糧。給冰凍來信集稿，「我就決定將這篇東西先向『黃河』的讀者求教。

所謂語調，會方音少數區域特有的成分，而專注意於四川全省通行的方言。但未經整理，一定仍有若干不算十分普通。例如「過了」，據周池甫兄指示，只限於小川東的少數部分，音讀如「挂離」。

同時，有些語調流行地域極窄，但尚不屬整份的語調。例如「殺入常常風塵」觀念，不特音調性質較特別，語調在他本區流行。這個客觀的學術態度，不普通，使從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必須時時留意。例如「後頭」可以作「裏頭」聽，凡做搜集和研究工作的人難免發奇賞玩，自以為爲奇在發見了新天地，而不知道「發奇賞玩」把別人的業業觀念引起來了，有一位朋友堅不承認他那一「發奇賞玩」。

而且此生並沒有聽見過這種奇怪的事實。不料在進行語調的時候，一位書記走開間隙紙放在甚麼地方。這位朋友自自然然地說：「你這屜後頭！」大家這才把他逮住，使這位朋友旁身無恙。不過這位朋友也不是沒有辯解的理由，他說：「我說的是『吼頭』，不是『後頭』。吼頭可以作裏頭講，後頭不能作裏頭講。」但是「吼」和「後」的差別實在太多了，或者可以說「搭本容用的『後頭』讀本音，當『裏頭』用的『後頭』讀作『吼頭』。至於『吼』音是從那裏來的，有無其他更確切的漢字，現在就不能說明了。

有兩位少年朋友幫忙我的地方很多，一位是余拱北兄，一位是楊月高兄，他們知道我的四川話的知識與四川人相差太遠，所以關於解釋，關於舉例，處處都幫忙我，使我減少嚴重的錯誤。如果繼續能有時間，我還想記載一點語音與語調，和文法的，修辭的特點。方言的留意，可以使國語逐漸豐滿，例如「些」字，國語中極需要這樣的補充，我們何必讓國語如此冷落下去，卻不採取這種方言的特長，使國語更科學化一點呢？

「些」是名詞的語尾，表示多數。例如「人些」，「教員些」，「書些」，就是「人」，「教員」，「教科書」的多數。國語中的「們」字，是名詞多數的語尾，但只能用於人，不能用於物；「些」字在川語中的應用極廣，不論人或物，除了抽象名詞，凡可以有許多數的詞名詞都可用「些」字表示多數的語尾。

## 煞鐮戛

「煞鐮戛」或「殺果」，沒有一定的漢字寫法，意思是完了，末了，最後等。例如你到飯館中間「還有飯沒有？」答覆說「殺鐮了！」這就是「完了」的意思。又如聽人講演，聽後有人批評說「煞鐮那幾句話最有力量」這「煞鐮」是「最後」或「末了」的意思。又如你去問人：「你那本書看煞了沒有？」他答覆你「看煞過了！」你又問他對於那本書的意見，他說「就只煞過那兩章差一點」，斷一個是「完了」的意思，後一個是

「末了」或「最後」的意思。

### 整

「整」在川語中也屬本義，例如當講傳了該整一整，這個用法和「愛整其誰」，「花好不要下堂米」的「整」字的用法差不多。但是人病了請醫生去整一整，表破了到鐘表舖裏去整一整，便解作「診治」和「修理」等的引申義了。再往遠處引申，變成捉弄，欺負壓迫的意義，例如「這一下把我整得太苦了！」又如「四五個人關起門來整他一個人，整了他足足四五個鐘頭，簡直的拿人當狗來整！」

### 擺

「擺」是「談」的意思。川語中有一句「擺龍門陣」的話，川外的人知道的很多，意思是「談天」。不過「擺」字常常單獨用，例如「我自己並沒有看見，不過聽見街上的人都這麼擺！」

### 活路

「活路」就是「工作」，「做活路」就是「作了」。拿「生活」的字眼來表示「工作」的，在北方語中有「活」，在吳越語中有「生活」，與川語中的「活路」同一意義，只是「路」這語尾顯得略為特別罷了。

### 過了

「過了」動詞的語尾，表示過去，或表示繼續，是虛語中「了」字的意義。例如「他睡過了」，意思是「他睡着」，並不是「他睡過以後又醒了」；「他死過了」意思是「他死了」，並不是「他死過以後又活了」。

### 不好

「好」的反面，在國語中是「壞」。好壞兩個字也可以連用作一個字，例如「貨色好壞」意思是「貨物成色好或壞的標準」。這個「壞」字在川語中用「不好」兩個字連寫成一個方字「尋」，音讀與「昏」字相同，「好尋」也可以連用，與「好壞」一樣。這個「尋」字，各地方言中用的很多，不過音讀很不相同，如山東讀如「腦」，上海讀如「秋」，也有地方讀如「頓」的，據我記得我的故鄉與似乎讀如「血」。

### 玩和耍

「玩」和「耍」二字，在一般的了解，沒有多大的分別。例如「玩具舖」也稱「耍貨舖」，耍貨也就是玩具。「玩耍」二字平常也連用，與分別任何一字同一意義。北方各省方言中，却常把二字分別輕重。「玩」是一般的玩，「耍」專指「耍窩子」。川語中恰相反，「耍」是一般的玩，「玩」專指「耍窩子」。所以妓女也稱「玩家」。在四川用國語談天，如說「到我家裏來玩」或「到你家裏去玩」，常常會因方言的關係而引起誤解。

### 去了

「這是你叔叔嗎？」  
「不是，他是我的公公去了！」  
「他是你的弟弟不是？」  
「不是，他是我的外甥去了！」

「這本書你是用三塊錢買來的罷？」

「阿，你猜不著，這是十塊以上去了！」

「去了」表示與所問的標準相差甚遠，他也不一定用於答語，一般的敘述話中也用。

### 買成

「這頂帽子你用多少錢買的？」

「今年東西真貴了，同樣一頂帽子，去年只買成三塊錢，今年買成十二塊錢！」

「今年買成十二塊錢」就是今年用了十二塊錢買的，或是「今年用了十二塊錢才買成的」。但在說話的人，並沒有把「成」字看重，就是說，「買成」並不是「買不成」的反面，只是爲的說明這錢東西的價錢。

## 十打十

「十打十塊錢」就是「十來塊錢」，「十打十個人」就是「十來個人」。「十打十」指「十」數左右的未定數，或八，或九，或十，或十一，或十二。但不至於指「七」或「十三」。「十打十」有時也稱「泡十」或「拋十」，意義相同。「十」數與「拋」音，在方言中常有特殊的關係：湖南非一帶，「十里路」叫「一拋路」，這還可解作「一氣能跑到的路爲一單位；個十個人也叫「一拋個人」；十塊錢也叫「一拋塊錢」，那就只「拋」的音，與「拋」字完全沒有意義的關係了。川語中的「泡十」，決不認讀作「泡五」或「泡百」等等，也許還是「十」數與「拋」音的特殊關係。

## 攏

在川語中，船到岸邊叫「攏」。攏字在川語中，引申爲「到」字的意義。「你幾時攏的成都？」答語說「我昨天晚上八點鐘才攏！」這個人也許步行，也許坐汽車，也許坐滑竿，也許坐攏機，與「船」沒有絲毫的關係，但仍和坐船一樣，「到成都」都叫作「攏成都」！不但人「到」叫攏，東西「到」也叫攏，例如你去問書舖，有某書沒有？答語常常是「這書昨天才攏」，或是「這書明天才可以攏」。不但東西「到」叫攏，時間到也叫攏，例如問下班的時間「攏了沒有？」答語說「還有五分鐘。」

## 笑人

「這真笑人！」這「笑」的賓位「人」所受的動作並不是「笑」，而是「逗笑」。「這真笑人」應該解作「這真能逗笑人」或「這真能把人逗笑了」。同樣，「這真氣人」應該解作「這真能把人氣壞了」。還有「嗚人」也是同樣的文法。「嗚」的意義是「氣」，「窘」，「作難」等，也有人說「這真把我嗚倒了！」

## 么

「么」是「小」和「幼」的意思。兄弟中最小的個叫「么老么」。下輩的手姪稱他「么叔」。最小的一個女兒是「么小姐」。類推而有「么老爺」，「么少娘」，「么老班」等。

## 後頭

「後頭」也可以當作「後頭」的本義講，例如「他走前頭，我走後頭」，與國語中所用完全相同。但這「後頭」同時又有一個特殊的意義是「裏頭」，例如「我們到公園後頭去耍罷。」不懂得川語的人一定覺着公園後頭有甚麼可耍呢，到公園後頭去耍倒不知到公園裏頭去耍更有意思罷。不知原說話的人，本來主事到公園裏頭去耍，不過川語中把「裏頭」叫作「後頭」就是了。「拿開水來沖在茶盤後頭罷，你再給我倒一盆水在臉盆後頭罷。」如要不懂得「後頭」二字在川語中的意義，真要覺着這個世界太不成個樣子了。只有在一個場合是沒有問題的，就是：到一所大房子裏去勸朋友，開大門的人「某先生在不在？」答語說「在後頭。」這個「後頭」本與「裏頭」沒有甚麼分別，所以勸的人也不會覺着奇怪。至於到了「後頭」以後，如果還要問朋友在那一間屋子，大門的人先代我們進去一找，回來竟可以答覆說「他在影室後頭的床後頭睡覺」，這種答覆聽了以後，即使是一個到川很久而且懂得「後頭」可以解作「裏頭」的川外

人，也難免要撈住片刺的。

### 鬧火

「這事情真鬧火！」是一句極普遍的川語。川語中「刁」與「勃」不分，聽著就像「烙火」或「老火」二音，據我推究意義，不如寫作「鬧火」更妥當些。鬧火的意義是「惱人」，「惱人」，「不可理喻」等。這事情如果「鬧動了某甲的羞火」，某甲便要說，「這事情真鬧火！」或者說「老火」是過火的意思。

### 方

「方」或「妨」，是動詞。「他說話不謹慎，把方了！」這方可以解作「得罪」。「他自己不好，受了方！」這方可以解作「妨害」，「干涉」等。「方」字的古義中有「違逆」一義，例如「方命虐民」。川語中的「方」字或者與古義有一錢相承罷。

### 貓殺

「貓殺」在川語中有好幾個同義字，例如「奪錫」，「獨石」，「查」。「查」意思是凶，猛，鬧，抖，能幹，厲害。廣東語中有「猛人」一詞，「猛」字的意義近於川語中的「貓殺」。例如說「劉市還還不算貓殺，楊子惠才貓殺！」

### 湯水

「湯水」在字面上的意義可以解作「不乾淨」，「不甘脆」，「拖泥帶水」。事實上在川語中「湯水」二字已引申為「麻煩」，「困難」等意義了。例如甲兄乙要到市上去，託乙代買三斤肉，二斗米，半斤白菜，十個雞蛋，一毛錢胡椒。乙一定答覆說，「太湯水了，太湯水了！」結果甲或則不託乙買了，或則減少幾樣東西使乙不「湯水」一點。

### 作古

「作古」或「作作古」是「一板正經」的意思。例如說「某甲的臉氣是作作古的」，就是指不苟言笑，不肯隨和，有一定的主張，整天的板起面孔，遇事不輕易加可否等脾氣。

### 走得慢

主人送客到門口，臨分別的時候，主人對客說「慢走」。這在長江流域各省方言中說的話很多。但在南北各省很少聽見。有一位客人是湖北的，到四川拜訪一個人，臨走時因主人說「慢走」。以為主人的話沒有說完，於是又同主人進了客室，問「還有甚麼話嗎？」主人答「沒有甚麼話」。於是主客又回到門口，主人又說「慢走」，客人愣了片刻，才大膽問道，「爲甚麼慢走？」主人答「這不過是主人送客的禮貌，並無真叫客人慢走之意。」這位客人索性澈底請教，問「主人說慢走，客人應該答甚麼話呢？」主人說普通的答覆是「走得慢，走得慢！」

### 碓子石

從鄉下到城裏，情形不熟習，卻帶了很多錢，怕備到城裏才嘗試。窮鄉間沒有的享用，這種人叫「碓子石」。意思是常有流氓等人要敲他竹槓，他是挨敲的碓子石。還有一個意義相近的名詞叫「胎狗兒」或「捧狗兒」，那是甚麼也不懂得的傻子。上海方言中有「誇頭碼子」，「豬頭三」，「瘋孫」等與這同意。

### 待詔

「待詔」是古官名，也是「理髮匠」的別稱。理髮匠叫「待詔」，想是從清代開始，到清代沒落以後這個名稱也就隨著消滅了。但在川語中卻還保存着，一般人稱理髮匠部叫「待詔」。



## 請

國語中「請」與「雇」二字的意義很有輕重：大抵對於做勞心工作的用「請」。做勞力工作的用「雇」，與主人同一階層的用「請」，比主人低一階層的用「雇」。（在華北方言中也有說「雇一個老師的」。）川語中幾乎沒有「雇」字，一律都用「請」，例如「請一個廚子」，「請一個裁縫」，「請一個大嫂」，「請兩個擦滑竿的」等等。至於「請」字所代表的意義中，是否含有一般「請」字所代表的如「聘書」，「禮貌」，「重金」，「不加呵斥」等等內容呢？那也不然。同一被「請」來的人，主人對於老師自然恭而有禮，對於廚子大嫂和擦滑竿的還是可以呵斥怒罵。

## 大嫂

在家庭中雇用的做零碎工作的女工人，各地方言中都有一個比原意義略示優禮的稱呼，例如廣東話中稱「婆媽」，上海話中稱「娘姨」，北平話中稱「老媽」，在川語中則稱「大嫂」，當面稱呼時冠一個姓叫「某嫂」。

## 臥

「臥」是「抵」的反面。不擁擠，不碰觸，都叫「臥」。國語中「臥」的意義是「五體投地」，音讀爲文了。川語中的「臥」字用意與國語相近，但加引申，如煮肉到了爛熟的程度就叫「臥」。問「肉已經燉熟了沒有？」答「還沒有很熟，再有半個鐘頭就臥了。」

## 一塊

物件論塊計數，在國語和各地方言中都有。因爲原義是土塊，所以論塊的物件大抵有幾個限制：一是無生物；二是堅實的，不中空的；三是有限大小，不是太小的。川語中却把這些限制全打破了。打破了第一個限

制，川語中有「一塊雞」，「一塊狗」，甚而正於「一塊人」的說法；打破了第二個限制，川語中有「一塊盆」，「一塊臉盆」，「一塊飯鍋」，「一塊帽子」，「一塊皮包」，「一塊熱水壺」的說法；打破了第三個限制，叫人用紙捻點火柴，竟可以有「點一塊火柴！」的說法。河南北方言中有叫「一塊表」的，在一般的觀感，以爲表中有機器能活動，有長短針能計時刻，以「一塊」來計算未免太衝破上述的限制了。但和川語中「一塊」的用法比較，「一塊表」還算是很平常的呢。

## 一根

「一根」不限於細長條的物件，如「一根線」，「一根繩」，「一根手杖」等。川語中把「一根」也引申得極廣，如「一根豬」，「一根牛」，「一根羊」，同時也叫「一根鴨」，「一根鷄」。不過與鴨鷄同屬家禽的鷄，却萬不能論「一根」，只能叫「一塊鷄」。與豬牛羊同屬家畜的狗，也不完全叫「一根狗」，似乎叫「一塊狗」更普通些。有一二處偏僻的地方說「人」爲「唐」，幾個人叫「雞根唐」。

## 開黃腔

「不開腔」就是不發言，不出聲，不發表意見。「開腔」自是「不開腔」的反面，但用的似乎不及反面的多。「開腔」二字之間加一「腔」之形容詞「黃」，「黃腔」是指的不合理的，不禮貌的，不切事實的，誇大虛妄的，牛頭不對馬嘴的言論。或者說，「黃腔」就是「謊言」。

## 腰幹和腳幹

「腰幹」是脊骨，「腳幹」是腿骨，跑路多了，腿骨酸痛叫「腳幹痛」；屈身久了，脊骨酸痛，叫「腰幹痛」。

（未完）



# 黃鶯兒

李朴園

三五五

時：現在。

地：山西平陸縣。

人：黃鶯兒，方光宇，李邵文，成田成次郎，偽警甲，偽警乙。

景：普通北方縣城近處的鄉民居處。左壁有門通外院；中壁有一窗，其下  
對右壁置一箱，箱大可容人，箱旁置一八仙桌，桌右置一凳；右  
壁有門通內院。壁上掛中堂對聯之類。開幕時，黃鶯兒坐在箱子上  
做養生，無聊地唱着小調。

黃：「永定河促什麼叫蘆溝？」

蘆溝橋又是什麼時候修？

橋有多寬多長多少洞窟？

橋上的石獅子又有多少頭？噴呀啞！

「永定河水混叫蘆溝，

蘆溝橋是金朝大定二十七年修；

橋有六丈六尺寬六十來丈長，還有一十一個洞窟，

橋上的石獅子有他百來頭呀，噴呀啞！」

真是的，從前在師範的時候，小放牛都得偷着唱，如今倒成了時行的  
了。光宇呢，也就只有這種小調兒他還喜歡聽兒，你要唱自己喜歡的  
的，他就說你「唱洋歌兒」，「學洋僧」，高興就挖苦你兩句兒，不  
高興可就要發脾氣囉……可也是哩，當年公公娶妻在世，人家就沒念  
書，也是嬌生慣養的少爺；前年日本鬼子一來，公公娶妻都給他們弄  
死，好好的一個家，就賤下他跟我兩個人，孤孤伶伶的，跟前也沒個  
小孩子，還得受日本人的氣，就是天沙脾氣的人，也會變得有脾氣了

啊……賊，爲什麼我們就沒有個孩子呢……（改唱）

什末人的遊記寫得好？

什末人題詩老悲秋？

什末時候這裏打了一仗？

只殺得白骨如山水不沙？

什末事萬年還滾臭？

什末事才千古美名兒留？噴呀啞！

馬可博羅遊記寫得好，

元好問題詩老悲秋；

十三年打了一次直奉仗，

只殺得白骨如山水不流，

自相殘殺萬年還滾臭，

只有抗敵救國才千古美名兒留，噴呀啞！」

（外面有叩門聲）誰，這一定是光宇回來了。我得把桌子收拾收拾，

他從城裏來，一定走得很累，我把桌子弄得亂七八糟，他看了是會生

氣的。（收拾桌子，叩門聲又起）光宇，是你嗎？我來囉（下）！

于：（移時同黃上，手捧左腿）啊呀啊呀……

黃：光宇，你到底怎麼了？人家問了你這半天，她也答應我一聲呀！

于：只響問，問，問！你問我幹什麼？啊……

黃：你聽你那種樣子，做怪怪可憐人的，你教我怎麼不問你呢？

于：得得，你別淨追問了罷，我自己就够心煩的，啊……（他走到

箱子邊，坐下）。

黃：我知道你心煩！你走路走累腳！也好，我給你把鞋脫掉，你坐到箱子上好好歇歇兒罷！（她給他脫鞋，只脫了一隻）。

子：去你的罷，喇嘛……

黃：光字，你是不是有點兒牙痛？要是的話，我去給你找個陳馬蜂窩，炖點兒燒酒，沒起來，放到嘴裏嚼嚼罷！

子：女人，你不要嚼嚼嚙嚙，行不行？我牙痛，是的，我是牙痛，可是，我既不要你的馬蜂窩，也不要你的炖燒酒——喇嘛，你真把我麻煩死

罷！

黃：也好，光字，要是你嫌我麻煩你，我就不說好話！

子：（移時）喇嘛，痛死我罷！怎末樣？你就那末一聲不響的站着像死人

是的，看着我受罪，一點兒都不心疼我嗎？

黃：你瞧，我問你說話，你嫌我麻煩；不同我說話，你又嫌我不心疼你，那末，你到底要我怎末辦才好哇？

子：好好好，你又跟我抬槓，又跟我抬槓罷！

黃：光字，你靜靜心兒！你想，我怎末能跟你抬槓啊？

子：哼，我走路走得累死，回來還得跟人抬槓；我牙痛就牙痛死，也得跟人抬槓——喇嘛，我的媽呀！

黃：光字，說真的，你靜靜心兒！牙痛是上膨火，你把心靜下來，它自然就會好一點兒；你要是老着急，老動火，它就越來越利害！（走到他身邊，溫柔地）怎末樣？城裏有什末新聞嗎？

子：你一個婦道人家，問城裏的新聞幹什末？

黃：不幹什末，你跟我談談天兒，心自然就會靜下去，牙痛也就會好起來

罷！

子：那末，我們還有飯吃嗎？

黃：飯一會兒就得了。真的，光字，你同我談談城裏的新聞，消消氣兒，靜靜心兒，你會覺得好得多的。你告訴我，城裏有什末新聞？日本願

聞還是那末兒？中國的老百姓還是那末不服氣，是不是？

子：中國的老百姓怎末能服氣？日本人總那末害他們，他們簡直把成田顯

問的把兄弟都給殺罷！

黃：什末，他們把成田虎次郎的把兄弟都給殺罷！就是那個姓張的張老虎，從前跟我表哥李郁文很要好的，他給中國的老百姓殺了嗎？哪一天？

怎末殺的？誰殺的？

子：你瞧我那股子勁兒！

黃：你告訴我說罷！

子：這是昨天的事，張老虎給用毒藥毒死罷！有人說，有人頭天晚上看見他同李郁文去喝酒，第二天他就送了命；所以，成田虎次很疑心是李郁文那小子殺的！

黃：張老虎那小子沒幹過好事，咱們家裏的事，人家都說跟他有關係，弄死他我倒痛快；可是，他怎末能疑心到我表哥身上呢？郁文是個頂

溫和的人，他那兒像個殺人的！

子：哼，但願是他就好罷！

黃：光字，你這是什末意思？你說，那個殺了日本顯問把兄弟的，但願是我表哥就好啦嗎？

子：有什末不好呢？

黃：有什末好呢？

子：咱們還有飯吃嗎？

黃：飯一會兒就好，好了我會端上來的。可是，你同我說，要是我表哥是

殺人的兇手，到底跟你有什末好處呢？

子：你在沒嫁我以前，不是跟他有那末兩手兒嗎？

黃：（走開）呸！

子：要是他殺了張老虎，他是一定得償命的；他償了命，你再不想着他，

你待我不就更好了嗎？你待我好，那有什末不好呢？唔，我想起來了！

村東玉蜀黍都快熟啦，說不定會給人家偷了半畝去，你沒去看着？

黃：這倒是正經話，我去看看罷！（欲走）。

于：站住罷，女人！你在家什末也不做，天到現在我還沒飯吃；要是你再跑出去看地，我非得餓死了再吃飯罷！我的鞋呢？

黃：（給他穿鞋）我來給你穿！

于：（腸開她）滾開罷！這個家還成個家嗎？進了城還得回家，悶了家還得沒飯吃，沒飯吃還得吵架，吵了架還得去看地，看了地，不用說，還得學做吃——啊，我的牙呀，我的媽呀！（他呻吟着出去）。

黃：（看着他出去，出神移時）可憐的人！（轉自語）唉，爲什末我們就沒有個孩子呢？要是右，光字一定不會發這末大的脾氣，又是一「啊，我才痛——啊，又是一——你淨跟我吵架——呀」（轉念）真的，那個無惡不作的老老虎呢？我想，他一定不是我表哥哥謀害的；郁文是那樣一個和平光明的人——不，一個光明正大的人，最受不了那種卑鄙無聊的人，張老虎的卑鄙，只看他會當漢奸，會幫日本人害中國人，那就沒有疑難了，郁文爲什末不會害他呢？不過，這幾年頭兒是日本人的年頭兒，他要是害了張老虎，成出虎次——是的，他們都同郁文到這兒來過，我認得他們，像成出虎次那種兇險的人，怎末會同他甘休呢？哎呀，郁文那樣一個人，又給中國軍隊担着工作，要是犯到成出虎次的手裏，那有多可怕呀！但願不是他就好了！（李郁文突上）。

李：鶯兒！

黃：表哥！

李：就你一人在家嗎？光字呢？

黃：郁文，你臉上的神色不對，有什末事嗎？

李：沒什末！鶯兒，我們是表兄妹，豈不是？

黃：是的，嫡親的。可是，你爲什末問這個？

李：當年我們親相愛過，對不對？

黃：那是過去的了。但是——

李：就是你嫁給光字，你一向待我還不像一個平常的表哥，是罷。

黃：這個我承認。可是，你現在——

李：你呢，受過教育，有很好的良心，要是一個日本人在你面前想殺死一個中國人，你一定會設法幫中國人的，對不對？

黃：你爲什末扯到這上頭來呢？

李：你先告訴我，是不是？

黃：我可以說，「是的」；但是——

李：你記得同一個日本人一道來過的那個張老虎嗎？

黃：我記得，他好像是成田虎次郎的把兄弟，是一個漢奸！

李：不錯。他給成田做了不少的事，成田非常倚重他！

黃：那不是幫成田害中國人的事嗎？

李：自然是的。我常常想，假如哪一天有人殺了張老虎，成田是一定不肯善罷甘休的！

黃：聽說張老虎已經給人害死啦？

李：是的，他昨天晚上同我去喝酒，拿了兩千塊錢給我，教我鼓動中國軍隊叛變！

黃：教中國的軍隊叛變？

李：是的，就是教他們幫日本人打中國人！

黃：你一定是不要那兩千塊錢了？

李：（拿出錢來）錢在這兒，兩千塊一帳都沒動！

黃：（後退）表哥，你要這種錢？

李：他們從中國人那兒刮來的，如今拿給中國人，我爲什末不要呢？

黃：那末你是要鼓動中國軍隊，教他們造反了？

李：你想這種事情可恨不可恨？

黃：不管什末人，誰要做這種事我就恨誰！（轉過身去）。

李：張老虎簡直就教我那末幹，你說這個人可恨不可恨？

黃：我說過，誰要做這種事情我就恨誰！

李：對，我也恨得不得了！

黃：（轉身對李）你？

李：我。所以在喝酒的時候，我就把他灌得爛醉！

黃：你把他灌醉了？

李：聽著我就把他送回老家去了！

黃：是殺了他？

李：因為我恨他！

黃：他是日本顧問成田虎次的把兄弟呀！

李：那就教我更恨他了！

黃：他如果知道了可怎麼辦呢？

李：他已經知道了，所以他要害死我！

黃：他要弄死你，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李：我想了想了，所以就到你這兒來了！

黃：我能幫你什麼忙呢？

李：你先聽我在這兒躲一晚，明天早晨我就過河去！

黃：你過河到那兒去？

李：我同中國軍隊保持著聯繫，我回中國軍隊上去！

黃：啊，當真是你，你會殺人！

李：我相信，成田虎次在後面追著我，怎麼樣，你能幫我一個忙，教我在

這兒躲一躲嗎？

黃：我是可以的，不過！

李：你不願意？

黃：願意的。

李：你不敢。

黃：我敢的。

李：那還有什麼問題呢？

黃：你想到光字沒有？

李：你做不了他的主兒？（黃搖頭）冤兒！

黃：聽？

李：你是我的表妹，當年我們相愛過，你又是個有愛國心腸的人，而現在，你竟不能對一個爲國冒險的青年伸手，你竟看了一個爲民除害的人，給你的敵人弄死，是嗎？

黃：（氣鼓）你得替我想，我現在是人家的人！

李：我替你想過了，你是一個嫁了人也就把良心給了人的人！（走）。

黃：表哥！

李：（李剛轉過身來，外面有扣門的聲音）。好啣，他們來啦，怎麼樣？

黃：（慌）我們怎麼辦呢？（扣門）。

李：你是看著我死，還是把我救活？

黃：我怎麼救你呢？

李：把我藏起來！（扣門聲急）。

黃：（拉他）走，同我拜豬圍理去，他們不會到那兒去的！（叩門聲中，拉他下，移時，去開門——進來的是于）。所以，我想同你商量商量，我們能不能多添一碟菜呀？

于：添什麼菜？

黃：這不是我們後院自己種的那些菜？用不到花錢去買的！

于：花錢？這年頭兒還花得起錢？

黃：我說得是不用花錢呀！

于：不用花錢，你也得告訴我那個客人是誰！

黃：那是咱們一個親戚！

于：親戚？你說剛才來的是一個親戚？

黃：是的。

于：啊，我的媽呀！

黃：你怎麼啦？

于：你想罷，我呀，我沒飯吃，還得陪客人；要是普通客人；還好些，又是親戚，還得新斯文文的陪着他——啊，我的媽呀！

黃：光字，你不知道，他不是別人，是我的表哥李郁文，你瞧你鬧得著新



文嗎？

于：什麼？李郁文？

黃：是的，我的表哥，也就是你的表哥！

于：人家不說他是殺了張老虎的兇手嗎？

黃：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的！

于：你把這殺人的兇手招待到咱們家來嗎？

黃：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自己來的！

于：哪，我的媽呀，我不該死的呀！

黃：光學，你怎末啦？

于：我怎末啦？我還有命嗎？成田虎次是日本人，是咱們縣裏的團王爺，人家不招惹他的還說不定哪天死，好，李郁文殺了他的把兄弟，他正

斃着眼氣沒地方出，你，你把李郁文招待到咱們家，教他到咱們家

我出氣！我怎末啦？你說我怎末啦？

黃：光學，他是咱們的至親啊，你願意他死到日本人手裏嗎？

于：至親？斷命鬼，活無常，有意送我的命給死鬼！

黃：他是遭了難的人！

于：遭難？這年頭兒哪個中國人不遭難？他遭他的難，幹麼要連累我們？

誰教他興心殺人的？

黃：他殺的是漢奸，漢奸是害中國人的，他是爲民除害！

于：爲民除害？咱們也是民啊，他幹麼害到咱們頭上來啦？

黃：他也不是有意害咱們。再說，他是跟日本人作對，日本人是咱們全中

國的仇人！

于：我今天不死，我就能買了東頭劉家的地，一年能見三十石糧食，我可

以吃得好點，穿得好點，這是真的，我是個平民老百姓，天高皇帝遠

，全中國不全中國關我什末事？李郁文殺了人到我家來，李郁文要連

累我，李郁文才不是我的仇人！

黃：光學，你今天不好過，你肝火旺，我知道！

于：你知道你就不該給我招這個禍：告訴我，你把他藏到哪儿啦？

黃：我把他藏到後院豬圈裏去啦，成田不來便罷，就是來了，也不會搜到

那兒去的！

于：那就看他的命罷！怎末，我還沒飯吃嗎？

黃：你還沒說我要不要添菜？

于：不添，不添，不添！我不願爲那個替死鬼多花錢，你聽見沒有？唉，

你真要氣死我了！

黃：好，不添就不添好了，你千萬別生氣！

于：生氣？怕我生氣早把做弄好了！

黃：我就去端上來！

（黃剛一轉身就有人敲門）。

于：有人來啦！

黃：我去端菜，你去開門罷，我想這不一定就是成田！（欲下）。門外的

聲音：開門，于光學，快開門啊！

于：爹兒，你去開，我不敢！

黃：你願意你的女人去見生客嗎？

門外的聲音：快開門，成田順問來啦！

黃：成田？

于：我的媽呀，我死得好可憐啊！

黃：你幹麼嚇得那樣子？誰告訴你李郁文在咱們家啦？

門外的聲音：開門啊！

于：啊呀，我才疼，我沒飯吃，我還得給人大卸八塊！

黃：光學，胆放大點兒，站起來像個男人！別忘記這就是害你爸爸跟媽

的人！

于：你說得好聽，你幹麼不去開門啊？

門外的聲音：門的開罷！

于：這是成田吧，我聽慣了他的嗓子！媽呀，我不該死呀！

黃：門，我去開！光字，我求你胆放大點，裝做不知道什末，他們就不會

疑心你！快！

門外的聲音：開門的有！

黃：光字！（下）。

子：（跪下）皇天老爺，救救我啊！我于光字一輩子好人，沒有幹過愧心

的事啊！（聽到黃同成田談話的聲音，才起。）

（黃同成田及僱替甲乙上。）

成田：于先生，好！

子：幸好，成田先生，好！

成田：今天沒遇壞嗎？

子：沒，沒有，成田先生！

成田：（計）于先生，我懇請你，請這位大嫂子，到後頭去，弄杯茶吃

子：是是是。僱兒——

黃：不，成田先生，我們今天吃飯吃得早，灶上的火滅了；再說，缸裏也

沒水，得現挑！

成田：（計）那末，這裏有錢，請大嫂子，街上買壺的有！

黃：請你交給于先生，你知道，我們中國的婦女，平常是不大出門的！

子：僱兒，你——

成田：（計）也好，那就請于先生，請嫂子到院裏看看風景，好不好？

子：風景？

黃：成田先生，我嫁到這兒來，也有了幾年的工夫，就是不出門，四周

的風景，實在也看厭了！

成田：（驚本相）我糊白告訴你，我與于先生有幾句話談談，請你聽一聽

！

黃：笑話，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夫婦本是一體，他的事就是我的

事，我四事就是他的事，你有話儘管說，這兒沒有別人，幹麼一定

背着我呀？難道你們要談的話，不可以給一個女人聽的嗎？

成田：（將計就計）是的是的，正是女人不能聽的！

黃：啊，女人不能聽的話，一定是關於下賤女人的話；成田先生你知道，

我們光字是老實人，你想引誘他是不行的，至少我不能讓你引誘他！

成田：笨末，你一定不肯出去嗎？

黃：我不是沒有非出去不可的理由嗎？

成田：沒有理由也得出去！（向僱替甲）姓張的！

甲：有！

成田：把這個女人拉出去，叫你再進來！

甲：是。走！

黃：（笑）成田先生，你可別跟光字說那些下賤女人的事，要不，光字會

一字一字告訴我聽的！光字，說話小心點兒！

甲：走！（推黃出外門）

成田：（拍手）于光字！

子：成田先生，你，你別拍我呀！

成田：我問你，李郁文不在你家嗎？

子：誰呀？

成田：李郁文，你老婆的表哥，常跟張老虎在一塊兒的那個李郁文，他剛

才到你家來，對不對？

子：啊，他呀！沒有，我沒有看見他！

成田：你別裝糊塗，他不在城裏，城外的親戚就只你們一家，不在你們家

在那兒？

子：成田先生，你別生氣，我沒看見他；要是看見了，我一定告訴你！

成田：你再說沒看見！

子：沒看見！

成田：當眾沒看見！

子：沒看見！

成田：姓子的；

田：成田先生；

成田：你可知道我們大日本的利害？

子：我的爸爸媽媽都給你弄死啦，怎麼不知道？

成田：你再說，誰弄死的？

子：給日本兵弄死！

成田：好罷。你可知道，張老虎是我的把兄弟呀！

子：你跟他到我家去講好幾次，我知道！

成田：張老虎給人殺死啦！

子：怎麼？給人殺死啦？

成田：是給李都文殺死的！

子：是嗎？

成田：所以，李都文是非死不可的！

子：非死不可嗎？

成田：不但他該死，他的親戚朋友都該受連累！

子：他是我老婆的親戚，成田先生！

成田：是你老婆的親戚也就是你的親戚！

子：是嗎？

成田：所以，你是逃不掉的？你就等著死罷！

子：啊！

成田：（掏出一快鈔票）你瞧！

子：那是什麼？

成田：不折不扣的一千塊大洋錢！

子：成田先生，你很有錢！

成田：這是預備給你的！

子：給我嗎？

成田：你要告訴我，你把李都文關到哪兒了，我就給你！

子：啊！

成田：要不了的話，（掏手槍）你看！

子：成田先生，你別嚇唬我呀！

成田：你說，這個給你；不說，我就打死你！怎麼樣？

子：這個……

成田：怎麼樣？要命還是要錢？

子：我不能……

成田：不能怎樣？

子：我不能賣朋友啊！

成田：你偷偷的告訴我，我裝著是自己搜出來的，誰知道是你賣的他呀？

子：我……

成田：你有那末漂亮的老婆，有你祖宗傳下來的產業，怎麼會願意死呢？

子：我……

成田：有了這些錢，做點生意，發點兒財，你的日子不是要更舒服嗎？

子：我……

成田：你？你怎樣？

子：你一定給我那錢嗎？

成田：中央銀行的，十塊一張的，一百張，一塊兒給你！

子：那末……

成田：怎樣？

子：成田先生，咱們說話算話，你可別告訴別人！

成田：我先把這錢給你（給他），你相像了罷？

子：（耳語）那末，你到後院去搜搜……

成田：行！還有呢？

子：再到豬圈去瞧瞧！

成田：行！還有呢？

子：那，你不用費心啦！

## 請

國語中「請」與「雇」二字的意義很有輕重：大抵對於做勞心工作的用「請」。做勞力工作的用「雇」。與主人同一階層的用「請」，比主人低一階層的用「雇」。○在華北方言中也有說「雇一個老師」的。○川語中幾乎沒有「雇」字，一律都用「請」，例如「請一個廚子」，「請一個裁縫」，「請一個大嫂」，「請兩個擰滑竿的」等等。至於「請」字所代表的意義中，是否含有一般「請」字所代表的如「聘書」，「禮貌」，「重金」，「不加呵斥」等等內容呢？那也不然。同一被「請」來的人，主人對於老師自然恭而有禮，對於廚子大嫂和擰滑竿的還是可以呵斥怒罵。

## 大嫂

在家庭中雇用的做零碎工作的女工人，各地方言中都有一個比原意義略帶優麗的稱呼，例如廣東語中稱「婆媽」，上海語中稱「娘姨」，北平語中稱「老媽」，在川語中則稱「大嫂」，當面稱呼時冠一個姓叫「某嫂」。

## 跌

「跌」是「抵」的反面。不挺拔，不硬挺，都叫「跌」。國語中「跌」的意義是「五體投地」，音讀爲支了。川語中的「跌」字原與國語相近，但加引申，如煮肉到了爛熟的程度就叫「跌」。問「肉已經爛熟了沒有？」答「還沒有很熟，再有半個鐘頭就跌了。」

## 一塊

物件隨地計數，在國語和各方言中都有。因爲原義是土塊，所以論塊的物件大抵有幾個限制：一是無生物；二是堅實的，不中空的；三是有限量大小，不是太小的。川語中却把這些限制全打破了。打破了第一個限

制，川語中有「一塊雞」，「一塊狗」，甚而正於「一塊人」的說法；打破了第二個限制，川語中有「一塊盤」，「一塊臉盆」，「一塊飯鍋」，「一塊帽子」，「一塊皮包」，「一塊熱水壺」的說法；打破了第三個限制，叫人用紙捻點火，竟可以有「點一塊火柴！」的說法。河南北方言中有叫「一塊表」的，在一般的觀感，以爲表中有機器能活動，有長短針能動時刻，以「一塊」來計算未免太衝破上述的限制了。但和川語中「一塊」的用法比較，「一塊表」還算是很平常的呢。

## 一根

「一根」不限於細長條的物件，如「一根線」，「一根繩」，「一根手杖」等。川語中把「一根」也引申得極廣，如「一根豬」，「一根牛」，「一根羊」，同時也叫「一根鴨」，「一根雞」。不過與鴨豬同屬家禽的雞，却萬不能論「一根」，只能叫「一塊雞」。與豬牛羊同屬家畜的狗，也不完全叫「一根狗」，似乎叫「一塊狗」更普通些。有二處偏僻的地方說「人」爲「唐」，幾個人叫「幾根唐」。

## 開黃腔

「不開腔」就是不發言，不出聲，不發表意見。「開腔」自是「不開腔」的反面，但用的似乎不及反面的多。「開腔」二字之間加一「腔」之形容詞「黃」，「黃腔」是指的不合理的，不禮貌的，不切事實的，誇大虛妄的，牛頭不對馬嘴的言論。或者說，「黃腔」就是「謔言」。

## 腰幹和腳幹

「腰幹」是脊骨，「腳幹」是腿骨，跑路多了，腿骨酸痛叫「腳幹痛」；屈身久了，脊骨酸痛，叫「腰幹痛」。

(未完)



# 黃鶯兒

李朴園

三五五

時：現在。  
地：泰山山下平陰縣。

人：黃鶯兒，子光字，李郁文，成田虎次郎，偽警甲，偽警乙。

景：普通北方縣城近處的鄉民居處。左壁有門通外院；中壁有一窗，其下對向右壁置一箱，箱大可容人，箱旁置一八仙桌，桌右置一凳；右壁有門通內院。壁上掛中堂對聯之類。開幕時，黃鶯兒坐在箱子上做營生，無聊地唱着小調。

黃：「永定河爲什末叫蘆溝？」

蘆溝橋又是什麼時候修？

橋有多寬多長多少洞窟？

橋上的石獅子又有多少頭？噴呀啞！

「永定河水混叫蘆溝，

蘆溝橋是金朝大定二十七年修；

橋有六丈六尺寬六十來丈長，還有一十一個洞窟，

橋上的石獅子有他百來頭呀，噴呀啞！」

真是的，從前在師範的時候，小放牛都得偷着唱，如今倒成了時行的了。光字吧，也就只有這種小調兒他還喜歡點兒，你要唱個自己喜歡的，他就說你「唱洋歌兒」，「學洋音」，高興就挖苦你兩句兒，不高興可就要發脾氣啦；可也是哩，當年公公婆婆在世，人家就沒念

書，也是嬌生慣養的少爺，前年日本鬼子一來，公公婆婆都給他們弄

死，好好的一個家，就賤下他跟我兩個兒，孤孤伶伶的，跟前也沒個

小孩子，還得受日本人的氣，就是天洩脾氣的人，也會變得有脾氣了

啊……咳，爲什末我們就沒有個孩子呢……（哀唱）

什末人的遊記寫得好？

什末人願詩老悲秋？

什末時候這裏打了一仗？

只殺得白骨如山水不沙？

什末事萬年還滾臭？

什末事千古臭名兒留？噴呀啞！

馬可博羅遊記寫得好，

元好問願詩老悲秋；

十三年打了一次直奉仗，

只殺得白骨如山水不流，

自相殘殺萬年還滾臭，

只有抗敵救國才千古臭名兒留，噴呀啞！」

（外面有叩門聲）誰，這一定是光字回來了。我得把桌子收拾收拾，他從城裏來，一定走得很累，我把桌子弄得亂七八糟，他看了是會生氣氣的。（收拾桌子，叩門聲又起）光字，是你嗎？我來囉（下）！

子：（移時同黃上，手捧左腮）啊呀啊呀……

黃：光字，你到底怎麼了？人家問了你這半天，總也答應我一聲呀！

子：只覺頭，問，問！我問我幹什麼？啊……

黃：你睡你那種樣子，做得怪可憐人的，你教我怎能不問你呢？

子：得得，你別淨追着問了罷，我自己就够心煩的，啊……（他走到箱子邊，坐下）。



黃：我知道你心煩！你走路走累啦！也好，我給你把鞋脫掉，你坐到箱子  
上好好歇歇兒罷！（她給他脫鞋，只脫了一隻）。

子：去你的罷，喇嘛……

黃：光學，你是不是有點兒牙痛？要是的話，我去給你找個陳馬蜂窩，純  
點兒燒酒，燙起來，放到嘴裏嚼嚼罷！

子：女人，你不要噁嘴囉囉，行不行？我牙痛，是的，我是牙痛，可是，  
我既不要你的馬蜂窩，也不要你的燒酒——喇嘛，你真把我麻煩死  
啦！

黃：也好，光學，要是你嫌我麻煩你，我就不說好話！

子：（移時）喇嘛，痛死我啦！怎末樣？你就那末一聲不響的站着像死人  
是的，看着我受罪，一點兒都不心疼我嗎？

黃：你瞧，我問你說話，你嫌我麻煩；不同你說話，你又嫌我不心疼你，  
那末，你到底要我怎末辦才好哇？

子：好好好，你又跟我抬槓，又跟我抬槓！

黃：光學，你靜靜心兒！你想，我怎末能跟你抬槓呢？

子：哼，我走路走得累死，回來還得跟人抬槓；我牙痛就牙痛死，也得跟  
人抬槓——喇嘛，我的媽呀！

黃：光學，說真的，你傳靜靜心兒！牙痛是上膨火，你把心靜下來，它自  
然就會好一點兒；你要是老着急，老動火，它就越來越利害！（走到他身  
邊，溫柔地）怎末樣？城裏有什末新聞嗎？

子：你一個婦道人家，問城裏的新聞幹什末？

黃：不幹什末，你跟我談談天兒，心自然就會靜下去，牙痛也就會好起來  
罷！

子：那末，我們還有飯吃嗎？

黃：飯一會兒就得了。真的，光學，你同我談談城裏的新聞，消消氣兒，  
靜靜心兒，你會覺得好得多的。你告訴我，城裏有什末新聞？日本顧  
問是那末兒？中國的老百姓是那末不服氣，是不是？

黃 河 月 刊 第九期

子：中國的老百姓怎末能服氣？日本人總那末害他們，他們簡直把成田顧  
問的把兄弟都給殺啦！

黃：什末，他們把成田虎次郎的把兄弟都給殺啦？就是那個姓張的張老虎  
，從前跟我表哥李郁文很要好的，他給中國的老百姓殺了嗎？哪一天  
？怎末殺的？誰殺的？

子：你瞧你那股子勁兒！

黃：你告訴我說罷！

子：這是昨天的事，張老虎給入用毒藥毒死啦！有人說，有人頭天晚上看  
見他同李郁文夫喝酒，第二天他就送了命，所以，成田虎次郎疑心是  
李郁文那小子殺的！

黃：張老虎那小子沒幹過好事，咱們家裏的事，人家都說跟他有關係，弄  
死他我倒痛快；可是，他怎末能疑心到我表哥身上呢？郁文是個頂  
溫和的人，他那兒像個殺人的！

子：哼，但願是他就好啦！

黃：光學，你這是什末意思？你說，那個殺了日本顧問把兄弟的，但願是  
我表哥就好啦嗎？

子：有什末不好呢？

黃：有什末好呢？

子：咱們還有飯吃嗎？

黃：飯一會兒就好，好了我會端上來的。可是，你同我說，要是我表哥是  
殺人的兇手，到底跟你沒有什末好處呢？

子：你在沒嫁我以前，不是跟他有那末兩手兒嗎？

黃：（走開）呸！

子：要是他殺了張老虎，他是一定得償命的；他償了命，你再不想着他，  
你待我不就更好了嗎？你待我好，那有什末不好呢？哼，我想起來了  
！村東玉蜀黍都快熟啦，說不定會給人家偷了半畝去，你沒去看着？  
黃：這倒是正經話，我去看看罷！（欲走）。

子：站住罷，女人！你在家什麼也不做，天到現在我還沒飯吃；要是你再跑出去看地，我非得餓死了再吃飯罷！我的鞋呢？

黃：（給他穿鞋）我來給你穿！

子：（踢開她）滾開罷！這個家還成個家嗎？進了城還得回家，問了家還得沒飯吃，沒飯吃還得吵架，吵了架還得去看地，看了地，不願說，還得等飯吃——啊，我的牙呀，我的媽呀！（他呻吟着出去）。

黃：（看着他出去，出神移時）可憐的人！（轉自語）唉，爲什麼我們就沒有個孩子呢？要是有的話，光學一定不會發這末大的脾氣，又是「啊，賤我才牙痛」啊，又是「你淨跟我吵架」呀！（轉念）真的，那個無惡不作、張老虎呢？我想，他一定不是我表哥謀害的；郁文是那樣一個和平光明的人——不，一個光明正大的人，最受不了那種卑鄙無恥的人，張老虎的卑鄙，只看他會當漢奸，會幫日本人害中國人，那就沒有疑難了，郁文爲什麼不會害他呢？不過，這幾年頭兒是日本人的年頭兒，他要是害了張老虎，成出虎次——是的，他們都同郁文到這兒來過，我認得他們，像成出虎次那種兇險的人，怎麼會同他甘休呢？哎呀，郁文那樣一個人，又給中國軍隊担負着工作，要是犯到成出虎次的手裏，那有多可怕呀！但願不是他就好了！（李郁文突上）。

李：驚兒！

黃：表哥！

李：就你一人在家嗎？光學呢？

黃：郁文，你臉上的神色不對，有什麼事嗎？

李：沒什麼！驚兒，我們是表兄妹，豈不是？

黃：是的，嫡親的。可是，你爲什麼問這個？

李：當年我們還相愛過，對不對？

黃：那是過去的。但是——

李：就是你嫁給光學，你一向待我還不像一個平常的表哥，是罷。

黃：這個我承認。可是，你現在——

李：你呢，受過教育，有很好的良心，要是一個日本人在你面前想殺死一個中國人，你一定會設法幫那中國人的，對不對？

黃：你爲什麼扯到這上頭來呢？

李：你先告訴我，是不是？

黃：我可以說，「是的」，但是——

李：你記得同一個日本人一道來過的那個張老虎嗎？

黃：我記得，他好像是成田虎次郎的把兄弟，是一個漢奸！

李：不錯。他給成田做了不少的事，成田非常倚重他！

黃：那不是幫成田害中國人的事嗎？

李：自然是的。我常常想，假如哪一天有人殺了張老虎，成田是一定不肯善罷甘休的！

黃：聽說張老虎已經給人害死啦？

李：是的，他昨天晚上同我夫喝酒，拿了兩千塊錢給我，教我鼓動中國軍隊斂變！

黃：教中國的軍隊斂變？

李：是的，就是教他們幫日本人打中國人！

黃：你一定是不要那兩千塊錢了？

李：（拿出錢來）錢在驚兒，兩千塊一張都沒動！

黃：（後退）表哥，你要這種錢？

李：他們從中國人那兒刮來的，如今拿給中國人，我爲什麼不要呢？

黃：那末你是要鼓動中國軍隊，教他們造反了？

李：你想這種事情可恨不可恨？

黃：不管什麼人，誰要做這種事我就恨誰！（轉過身去）。

李：張老虎簡直就教我那末幹，你說這個人可恨不可恨？

黃：我說過，誰要做這種事情我就恨誰！

李：對，我也恨得了不得！

黃：（轉身對李）你？

李：我。所以在喝酒的時候，我就把他灌得爛醉！

黃：你把他灌醉了？

李：總著我就把他送回老家去了！

黃：是殺了他？

李：因為我恨他！

黃：他是日本顧問成田虎次的把兄弟呀！

李：那就教我更恨他了！

黃：他如果知道了可怎麼辦呢？

李：他已經知道了，所以他要弄死我！

黃：他要弄死你，那，你打算怎麼辦呢？

李：我想起了你，所以就到你這兒來了！

黃：我能幫你什麼忙呢？

李：你先讓我在這兒躲一晚，明天早晨我就過河去！

黃：你過河到那兒去？

李：我同中國軍隊保持着聯繫，我同中國軍隊上去！

黃：啊，當真是你，你會殺人！

李：我相信，成田虎次在後面追著我，怎麼樣，你能幫我一個忙，教我在

這兒躲一躲嗎？

黃：我是可以的，不過！

李：你不願意？

黃：願意的。

李：你不敢。

黃：我敢的。

李：那還有什麼困難呢？

黃：你想到光字沒有？

李：你做不了他的主兒？（黃搖頭）營兒！

黃：噯？

李：你是我的表妹，當年我們相愛過，你又是個有愛國心腸的人，而現在，你竟不能對一個為國冒險的青年伸手，你竟看了一個為民除害的人給你的敵人弄死，是嗎？

黃：（氣賊）你得替我想，我現在是人家的人！

李：我替你想過了，你是一個嫁了人也就把良心給了人的人！（走）。

黃：表哥！

李：（李剛轉過身來，外面有扣門的聲音）。好啞，他們來啦，怎麼樣？

黃：（慌）我們怎麼辦呢？（扣門）。

李：你是看著我死，還是把我救活？

黃：我怎麼救你呢？

李：把我藏起來！（扣門聲急）。

黃：（拉他）走，同我拜拜離開去，他們不會到那兒去的！（叩門聲中，

拉他下，移時，去開門——進來的是李）。所以，我想同你商量商量

，我們能不能多添一碟菜呀？

李：添什麼菜？

黃：這不是我們後院自己種的那些菜？用不到花錢去買的！

李：花錢？這半頭兒還花得起錢？

黃：我說得是不用花錢呀！

李：不用花錢，你也得告訴我那個客人是誰！

黃：那是咱們一個親戚！

李：親戚？你說剛才來的是一個親戚？

黃：是的。

李：啊，我的媽呀！

黃：你怎麼啦？

李：你想想罷，我呀我，我沒飯吃，還得陪客人；要是普通客人；還好些

，又是親戚，還得新新文文的陪着他——啊，我的媽呀！

黃：光字，你不知道，他不是別人，是我的表哥李郁文，你瞧你用得著新

文嗎？

子：什麼？李郁文？

黃：是的，我的表哥，也就是你的表哥！

子：人家不說他是殺了張老虎的兇手嗎？

黃：也許是的，也許不是的！

子：你把這殺人的兇手招待到咱們家來幽？

黃：不是我要找他，是他自己來的！

子：啊，我的媽呀，我不該死的呀！

黃：先學，你怎末啦？

子：我怎末啦？我還有命嗎？成田虎次是日本人，是咱們縣裏的團王爺，人家不招惹他的還說不定哪天死，好，李郁文殺了他的把兄弟，他正

變着眼氣沒地方出，你，你把李郁文招待到咱們家，就他到咱們家找

我出氣！我怎末啦？你說我怎末啦？

黃：先學，他是咱們的至親啊，你願意他死到日本人手裏嗎？

子：至親？斷命鬼，活無常，有意送我的命的替死鬼！

黃：他是遭了難的人！

子：遭難？這年頭兒個中國人不遭難？他遭他的難，幹麼要連累我們？

誰教他興心殺人的？

黃：他殺的是漢奸，漢奸是害中國人的，他是爲民除害。

子：爲民除害？咱們也是民啊，他幹麼害到咱們頭上來幽？

黃：他也不是有意害咱們。再說，他是跟日本人作對，日本人是咱們全中

國的仇人！

子：我今天不死，我就能買了東頭劉家的地，一年能見三十石糧食，我可

以吃得好點，穿得好點，這是真的，我是個平民老百姓，天高皇帝遠，全中國不全中國關我什末事？李郁文殺了人到我家來，李郁文要連

累我，李郁文才是我的仇人！

黃：先學，你今天不好過，你肝火旺，我知道！

子：你知道你就不該給我招這個禍：告訴我，你把他送到哪兒幽？

黃：我把他送到後院豬圈裏去幽，成田不來便罷，就是來了，也不會搜到

那兒去的！

子：那就看他的命罷！怎末，我還沒飯吃嗎？

黃：你還沒說我要不要添菜。

子：不添，不添，不添！我不願爲那個替死鬼多花錢，你聽見沒有？唉，

你真要氣死我了！

黃：好，不添就不添好了，你千萬別生氣！

子：生氣？怕我生氣早把飯弄好了！

黃：我就去端上來！

（黃剛一轉身就有人敲門。）

子：有人來啦！

黃：我去端菜，你去開門罷，我想這不一定就是成田！（欲下）。門外的

聲音：開門，于先學，快開門啊！

子：登兒，你去開，我不敢！

黃：你願意你的女人去見生客嗎？

門外的聲音：快開門，成田顧問來啦！

黃：成田？

子：我的媽呀，我死得好可憐啊！

黃：你幹麼嚇得那種樣子？誰告訴你李郁文在咱們家幽？

門外的聲音：開門啊！

子：啊呀，我才疼，我沒飯吃，我還得給人大卸八塊！

黃：先學，胆放大點兒，站起來得個男人！別忘記這就是害你爸爸跟媽媽

的人！

子：你說得好聽，你幹麼不去開門啊？

門外的聲音：門的開罷！

黃：門，我開！光學，我求你胆放大點，裝做不知道什麼，他們就不會疑心你！快！

門外的聲音：開門的有！

黃：光學！（下）。

子：（聽下）皇天老爺，救救我啊！我于光學一輩子好人，沒有幹過愧心的事啊！（聽到黃同成田談話的聲音，立起。）

（黃同成田及偽替甲乙上。）

成田：于先生，好！

子：好，成田先生，好！

成田：今天沒過癮嗎？

子：沒，沒有，成田先生！

成田：（計）于先生，我想請你，請這位大嫂子，到後頭去，弄杯茶吃吧！

子：是是是。冤兒——

黃：不，成田先生，我們今天吃飯吃得早，灶上的火滅啦；再說，紅裏也

沒水，得現挑！

成田：（計）那末，這裏有錢，請大嫂子，街上買壺的有！

黃：聽你交給于先生，你知道，我們中國的婦女，平常是不大出門的！

子：冤兒，你——

成田：（計）也好，那就——于先生，請嫂子到院裏看看風景，好不好？

子：風景？

黃：成田先生，我嫁到這兒來，也有了幾年的工夫，就是不出門，四周的風景，實在也看厭了！

成田：（驚本相）我坦白告訴你，我與于先生有幾句話談談，請你聽一聽！

黃：笑話，他是我的丈夫，我是他的妻子，夫婦本是一體，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他的事，你有話儘管說，這兒沒有別人，幹麼一定

替我呀？難道你們要談的話，不可以給一個女人聽的嗎？

成田：（將計就計）是的是的，正是女人不能聽的！

黃：啊，女人不能聽的話，一定是關於下賤女人的話；成田先生你知道，我們光學是老實人，你想引誘他是不行的，至少我不能讓你引誘他！

成田：怎末樣，你一定不肯出去嗎？

黃：我不是沒有非出去不可的理由嗎？

成田：沒有理由也得出去！（向偽替甲）姓張的！

甲：有！

成田：把這個女人拉出去，叫你再進來！

甲：是。走！

黃：（笑）成田先生，你可別跟光學說那些下賤女人的事，要不，光學會一字一字告訴我的！光學，說話小心點兒！

甲：走！（推黃出門）

成田：（拍于）于光學！

子：成田先生，你，你別拍我呀！

成田：我問你，李郁文不在你辦公室嗎？

子：誰呀？

成田：李郁文，你老婆的表舅，常跟張老虎在一塊兒的那個李郁文，他剛才到你家來嗎？對不對？

子：啊，他呀！沒有，我沒有看見他！

成田：你別裝糊塗，他不在城裏，城外的親戚就只你們一家，不在你們家在那兒？

子：成田先生，你別生氣，我沒看見他；要是看見了，我一定告訴你！

成田：你再說沒看見！

子：沒看見！

成田：黨軍沒看見！

子：沒看見！



成田：姓子的；

田：成田先生；

成田：你可知道我們大日本的利害？

子：我的雙雙媽媽都給你弄死啦，怎麼不知道？

成田：你再說，誰弄死的？

子：給日本兵弄死！

成田：好聽。你可知道，張老虎是我的把兄弟呀！

子：你跟他到我家去過好幾次，我知道！

成田：張老虎給人殺死啦！

子：怎麼？給人殺死啦？

成田：是給李都文殺死的！

子：是嗎？

成田：所以，李都文是非死不可的！

子：非死不可嗎？

成田：不但他該死，他的親戚朋友都該受連累！

子：他是我老婆的親戚，成田先生！

成田：是你老婆的親戚也就是你的親戚！

子：是嗎？

成田：所以，你是逃不掉的？你就等著死罷！

子：啊！

成田：（掏出一快鈔票）你瞧！

子：那是什麼？

成田：不折不扣的一千塊大洋錢！

子：成田先生，你很有錢！

成田：這是預備給你的！

子：給我嗎？

成田：你要告訴我，你把李都文藏到哪兒了，我就給你！

子：啊！

成田：要不了的話，（掏手槍）你看！

子：成田先生，你別嚇唬我呀！

成田：你說，這個給你；不說，我就打死你！怎麼樣？

子：這個……

成田：怎麼樣？要命還是要錢？

子：我不能……

成田：不能怎麼樣？

子：我不能賣朋友啊！

成田：你偷偷的告訴我，我裝著是自己搜出來的，誰知道是你賣的他呀？

子：我……

成田：你有那末漂亮的老婆，有你祖宗傳下來的產業，怎麼會願意死呢？

子：我……

成田：有了這些錢，做點生意，發點兒財，你的日子不是要更舒服嗎？

子：我……

成田：你？你怎麼樣？

子：你一定給我那錢嗎？

成田：中央銀行的，十塊一張的，一百張，一塊兒給你！

子：那末……

成田：怎麼樣？

子：成田先生，咱們說話算話，你可別告訴別人！

成田：我先把這錢給你（給他），你相信了罷？

子：（耳語）那末，你到後院去搜……

成田：行！還有呢？

子：再到豬圈去瞧瞧！

成田：行！還有呢？

子：那，你不用費心啦！

成田：（得意，高聲）來呀，弟兄們！  
偽警甲、乙：是！

成田：走！（偽警甲同黃入）。

黃：成田先生，你要走了嗎？

成田：不，于太太，我要搜搜你這房子！

黃：搜我的家？爲什麼？

成田：爲什麼？難道一個大日本的顧問官，要搜搜你們中國人的房子，還一定要說出理由嗎？（向兩偽警）走，不管她！（成田同偽警往內門走，于跟着）。

黃：光乎，你到那兒去？

于：我，我陪成田先生去看看！（入）。

黃：哼，我看出你來啦！（自語）天下還有這種沒有膽血的人，他一定把什麼都告訴他的仇人啦！我怎末辦呢？

于：（在內門內）警兒！

黃：啊

于：（同上）你在哪兒呢？

黃：我在這兒，什麼事啊？

于：沒什麼。

黃：他們現在搜到倉房裏，我還有時間！（入）。

（移時借李邵文入）。

李：怎末樣？你把我拉到哪兒去？

黃：（用眼搜索後，注意到箱子）現在你想跑也不容易，委屈些兒，在這個箱子裏躲一躲罷！（開箱）。

李：我……

黃：（推他進去，蓋上，加鎖）不要動，也不許咳嗽，好耐！

（成田抓于上，兩偽警跟着）。

成田：想不到你這小子也會騙人！

黃 河 月 刊 第 九 期

于：成田先生！

成田：告訴我，你把李邵文搬到哪兒去藏？要不，我就槍斃你！

于：警，警兒……

黃：成田先生，你這到底是怎末回事啊！

成田：我老實實告訴你，我找李邵文！

黃：李邵文？

成田：對，你的表哥！

黃：我不懂，他不是常同你們在一起嗎？爲什麼要到這兒來找？

成田：他殺了人逃去藏，你能說不知道？

黃：他殺人？他殺了誰呀？

成田：張老虎給他害死囉！

黃：你怎末知道是他殺了張老虎的？

成田：張老虎的屍首從他家搜去來，還說不是他殺的？

黃：哦，他會殺人！

成田：對囉。告訴我，你把他的屍首搬到哪兒去藏？

黃：你要找他嗎？

成田：你早明白囉！

黃：我請問你，成田先生，李邵文同老虎都是哪一國的人？

成田：自然是中國人囉！

黃：你是日本人嗎？

成田：你是什末意思？

黃：你說張老虎的屍首在李邵文家裏搜出來，可不能證明張老虎就是李邵文殺死的；就算張老虎是李邵文殺死的，張老虎是中國人，李邵文也是中國人，中國人殺中國人，爲什麼要你們日本人來管啊？

成田：我是你們縣政府請來的顧問，你不能說不知道囉！

黃：我不知道我們的縣政府有沒有請你，只知道是你們硬要管我們的顧問的！

成田：不管怎末的，你敢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顧問嗎？

三七二

黃：「我不『敢』！」

成田：「既然不敢，我就要替你們的事！告訴我，你把李郁文藏到哪儿去啦？」

黃：「我沒看見他，我不知道！」

成田：「你再說不知道！」

黃：「我不知道！」

成田：「（拿出手槍）你難道是什末東西？」

黃：「那是手槍。你可以打死我，可是，我不知道的還是不知道！」

成田：「（舉槍要打）我……」

警甲：「成田先生，我者，我們不如搜搜這隻箱子！」

成田：「這隻箱子！」

警甲：「好罷！于光乎，鑰匙！」

于：「在鶯兒身上。鶯兒……」

黃：「（冷笑）嘩，成田先生，我看出來啦。你平日搜查人家的房子，搜不

出道理來，急點，你就想胡鬧一陣，遮蓋你的面子！」

成田：「什末？」

黃：「你沒想？除了編小說，說大鼓唱戲，誰當真會把一個活人，偷偷的

鑽到箱子裏去呀？」

成田：「嘿，別多話，鑰匙在你身上你就乖乖兒交給我！」

黃：「成田先生，你知道，我們現在是窮人家，沒有三箱兩匣的，就賤下這

隻箱子歸我辦，你一定要翻一個女人用的箱子嗎？」

成田：「我不管是誰用的，要翻就翻！」

黃：「成田先生，我不知道你們日本的規矩怎末樣，在我們中國，翻弄一個

女人住的房間，是很嚴重的！」

成田：「我管不了那末許多！」

黃：「成田先生，我現在是爲你好，告訴你，你要無謂的多耽誤時間，李郁

文也許逃過了黃河，再說那裏頭都是我的東西，有的是襯衫，短褲，不

僅子，你一個大日本的顧問官，到一個老百姓家裏翻弄那些東西，不

怕倒黴嗎？」

成田：「我不知道什末是倒黴！于光乎，教她把鑰匙拿出來！」

黃：「鶯兒，你……」

成田：「我沒見過一個男子漢，逼着他女人教她給一個外國人隨便侮辱

體面操弄的！」

成田：「快換要不就……」

于：「鶯兒，鶯兒你救救我……」

黃：「好罷，你實朋友，實親戚，現在實到你老婆頭上啦！」

（下）鑰匙在這兒，誰拿它誰倒黴了！」

成田：「（取鑰匙，故意在黃面前顯兩顯，然後一步一閃頭地走向箱

子，半跪着，照着黃的面孔，把鑰匙放進鎖孔，開了鎖，用一隻手掀

起箱蓋，見黃一直不動聲色，放心地把箱蓋放下）喂，哪裏呢！」

黃：「你搜出什末東西沒有？」

警乙：「成田先生，我們趕快到黃河渡口去罷！」

黃：「慢着！光乎，搜搜他們，看他們偷了東西沒有？」

成田：「少廢話……」

警甲：「成田先生，你那些錢……」

于：「我……」

成田：「（舉槍去）拿過來！！夫時（成田同兩個警員）。

黃：「去罷，聽斷你們的狗腿去罷！」

于：「鶯兒，你表哥……」

黃：「（從箱內出來）……」

李：「我們怎末辦？……」

黃：「他們一定是往蘇州那逃去的，我們往大營去罷！」

李：「你不要吃點東西嗎？」

黃：「那末我們就走！」

于：「鶯兒，你往哪兒去？」

黃：「先生，你去伺候你的日本老爺罷；我們是中國人，我們要回中國地上

給中國做事！」



# 我的創作經驗

冰瑩

## 一，寫在前面

記得是十年前，曾在上海光華書局出版的讀書月刊上发表過一篇我的讀書經驗，後來有好幾位對刊物的朋友要我再寫點創作經驗給他們，但我感覺自己對文學沒有什麼深刻的研究，寫的幾部東西，也不能令我滿意；「經驗」兩字談何容易，說老實話，真有點不敢下筆。來到西安，因為主編黃河的原故，接到許多青年讀者來函，要求我告訴他們創作的的方法和我自己創作的經驗，這又是一個難題。我是素來反對用什麼方法來限制一個人的腦子和夢想的。一切藝術都是一種自由的學問，繪的範圍是寬大的，他的思想是隨着時代與環境而變遷的，他應該不受任何形式的拘束，而能自由自在地發展。六七年前，上海有些投機的女人，曾經編過「文章作法」和「文藝描寫辭典」以及「文壇登壇術」一類的書，不知貽害了多少青年。他們整天抱着這些書本當做聖經似的死讀，有些懶學生在上课文課的時候，索性照書上的抄一段去交卷，有些急於要「登報」的，就東抄西襲的湊合一篇文章去投稿，於是在編輯先生的案頭，常常發現有這樣可笑的現象，同時收到幾篇稿子，幾乎都是用同樣的文字來描寫的，例如描寫女人，總是用些「杏眼圓珠，櫻桃小嘴，蘋果般的臉，楊柳似的腰……」等等字句來形容。他們沒想到人的面孔是生成的，而不是雕成的，各有各的模樣，各有各的美醜，決不能用同樣的形容詞加在不同的的人身上。蝴蝶，大家都知道她是中國有名的電影皇后，生來有兩個迷人的酒渦，於是有些

「蝴蝶迷」的女人，她們照用的時候，也就拼命地模仿蝴蝶的笑容，想擠出一個笑渦來，結果，鸚鵡不成反類犬，徒然供給人加以嘲笑的笑譽。

寫文章，最怕模仿別人，因為人各有各的性格，寫出來的東西，應該各有各的筆調和風格，小仲馬的茶花女是一個轟動世界文壇的哀劇，裏面的主角阿芒和瑪格麗特都是最感動人的典型人物，世界上發覺着不少的阿芒和瑪格麗特，但為什麼沒有第二本茶花女產生，這就因為世界上只有一個小仲馬的原故。

說了一大堆，似乎離題本題太遠了，我是說明研究文藝的人不應該倚賴方法，應該自己努力創造，至於經驗方面，我倒可以寫出一些來以供初學寫作的青年朋友們做參攷，同時很忠實地寫出我失敗的經驗來，做為自己前車之鑒。

## 二，利那的印象

我開始寫小說，是在民國十一年，我那時才十六歲，在湖南第一女師唸書，因為我是圖書管理員的原故，所以看交際書籍的機會特別多，尤其每到一批新書，總是我先看過後才借給同學看。在作文壇上雖然寫了些散文小說之類的東西，但從來沒有夢想過要發表，後來有一天，一位師長太太請我們去吃飯，她是我們的同鄉，新買了個丫頭來，想等她長大之後給那位師長當姨太太，要我們批評批評那位小姑娘的相貌和姿勢。

「來，小秀，你到堂屋裏走幾圈，讓客人看看你的姿勢。」

師長太太命令着小姑娘，於是她真的含羞答答地走給我們看，但走不到十步，她突然停止了，臉上充滿了鬱積的不心願的表情，我呆呆地望著她，好像發現了她的眼裏有淚珠，發現了她的內心在憤怒，我爲她打抱不平，同是一個人，爲什麼要把小秀當做一件商品看待？尤其我們這般由封建家庭衝出來求學的女青年，應該澈底反對舊紳紳的，主人雖是位師長太太，但站在人道和婦女的立場上爲什麼不可以動輒施甚至教訓她一頓呢？

我因爲特別同情那女孩，憎恨師長太太，所以內心非常感到難受，沒等吃飯就悄悄地跑回學校來了。

不知怎的，我那天的感情衝動得很厲害，好像自己就是那個小姑娘似的那麼感到痛心，爲什麼我要走給她們看？誰把我賣到這裏來的？同是人類，爲什麼我應該受侮辱，受壓迫？一串串不平，氣憤的思潮在腦海中起伏着，終於漸漸地忍受不下了，於是拿起筆來就寫了一篇兩千字左右的小說——判那的印象——投給大公報的主筆李抱一先生，因爲他是我的同鄉，每個星期日都要去他家裏玩的，我不敢用真姓名，就以「閒事」做筆名，（意思是好管閒事）信也沒有寫，我以爲他看了一定會拋在字紙籠的，同時我也不希望他發表，只覺得把這件事寫成文章寄出去後，心裏安靜了許多。不料第二天早晨，我照例走到閱報室去翻報，猛然地發現了「閒事」的文章發表在第一篇，不免又驚又喜！

「也許是有同名的人寫同樣的文章吧？」起初我還有點懷疑，直到看完，一個字也沒有更動，完全是我昨天寫的那篇文章。生平第一次看見自己寫出來的笨拙的筆跡，變成了一個個美觀整齊的鉛字時，真比叫花子拾了黃金還要快活。從此我的胆量比較大了，一連寫過好幾篇在三哥輪的通俗日報上發表。

十五年冬，我考上了中央軍校第六期，過着和士兵一樣的生活，次年參加北伐，無意中寫了一部從軍日記，在當時我不過將每日所見所聞的一切新鮮而有魂的生活寫給孫伏園先生，沒想到他會拿來發表而引起一般人

注意的。那是我從事寫作的初期，我的經驗是，凡是自己經歷過來的生活，或自己最熟悉的事情，寫起來特別容易，也特別能感動讀者。

### 三、青 王國材

我正式開始寫小說，是在一九二八年，那時我在安徽和大中兩個中學教書，每月只有三十一元的薪水；如果是我個人，當然很窮了。但是我還要維持朋友一家四口的生活，不能不靠賣文來增加收入。說起來真可憐，每千字只有五毛錢的稿費，寫一個通夜也不過兩三塊錢，那時除了「安琪兒的故事」，是用幾個朋友做題材而外，其餘的半由想像半由事實構成。在上課的時候，我常常留心每個學生的態度和他們的思想，當然，我想從他們身上尋找文章材料的。女師大的小姐們，也供給了我不少的寫作材料，但大半都是屬於戀愛方面的。一九三〇年我忽然想到日本去研究歐洲近代文藝思潮，但是那裏的那一筆費用呢？正在着念的時候，忽然有天晚上中學生書局（後改爲開華書局）的老關高先生來找我，要我寫一部長篇的中學生小說給他（即青年王國材）我當時真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自從開始寫小說以來，我還沒有超過五千字的，如今一下要寫七八萬字的長篇，豈不太冒險！爲了稿費，是的，僅僅只爲了稿費，我應該答應下來的。

「好的，我試試看，高先生要我幾時交卷呢？」

說這話時我的心不住地狂跳，生怕寫不出文章來，或者寫好了不能用，豈不枉費心思又丟臉。

「越快越好，稿費可以做一次交齊。」

也不問對方是多是少錢一千字，更沒有想到什麼抽版稅的問題，恨不得客人一走，馬上就動筆把小說寫成。

現在要說一說當時的環境，這與寫作是有很大關係的。

我住在江灣復旦大學後面的黑房子裏面，因爲外面的牆都是黑色，所以後來改稱黑宮，以便與復旦的東宮西宮相配合。黑宮裏除了房東一家五



口面外，後院只住了七個復大的學生，他們白天去上課，晚上有的到上海看電影會朋友去了，有的低頭在燈下工作，整個的院子真是靜寂的，我呢，一個人整天都圍在那間小屋裏寫東西或者看書，幸而房子前面是一片青青的禾田，有小溪，也有垂楊，每天早晨和黃昏時候，我總喜歡一個人跑去圍住散步，常常像在那舞台上似的，我把應寫的小說裏面的人物對話，自言自語地說了一遍又一遍。遇到靈感來的時候，就立刻用鋼筆在拍紙簿上寫著，鋼筆和拍紙簿，我是常常帶在身邊的。寫完了也不細看，只管顧著思想再想，想，想，一直想到這篇文字的結構完了為止。

高先生指定我這部小說的範圍是寫給一般中學生看的，自然，文字不能太深，也不說太淺，題材最好是取之於中學生自己，思想，不用說太該指示青年學生一條正確的路，同時也要暴露出一股青年的弱點，至於小說裏面的故事，最好用戀愛來聯繫，因為這種寫法，不但迎合一般青年的心理，而且也是事實，沒有一個青年不喜歡戀愛或者看戀愛小說的，於是青年王國材就在這種決定之下開始寫了。起初我把小說裏的人物分配好，王國材是一個聰明活潑，不喜歡讀書，好運動，愛交際的青年，他在文光中學，有綢球大王之稱，他的同班朋友以仁是個沉靜寡言，思想前進，努力向學的青年，和國材同住一間寢室，國材有假在小學時代同過學的愛人梅英，後來因為國材窮了，改變了一位金先生，國材因此受到很大的打擊，起初很消極，但因為碰的釘子太多，聽了舊社會的不合理，沒有青年人插足的餘地，同時在光明書店服務時，又受了呂適他們的鼓勵所以擁有勇氣生活下去，有一天遇著了他一年多不見面的老友以仁，聽過長久的談話，國材明白了在一切都商品化了的現代是得不著真正的愛情的，因此他了解了革命的意義，了解了青年的責任是在改造不合理的社會，消滅阻礙人類進化的封建勢力，了解了戀愛只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而決不是整個的人生就是戀愛，一個思想前進的人，應該為事業而犧牲戀愛，決不因因戀愛而放棄事業的，這是國材的愛情，同時也是警告一般沉溺在愛海裏的青年，不要陷國材的覆轍。但如果一部小說只寫這樣簡單的情節是

不能引起讀者興趣的，必定要加進去許多與國材梅英有關的文字，更緊的是要描寫一個現社會的輪廓，這輪廓不但要深刻化，而且要針對著一些腐敗的教育，和思想退化的人們加以批評，糾正，於是文光學校因開除學生而引起學潮的一幕又插進去了。

爲了要加強國材的痛苦，首先就要佈置他的家庭，父親是個有錢而思想舊的老頭子，在很小的時候就替國材訂了婚，那位未婚妻趙小姐就是她的表妹，一個嬌過足而又不能讀書的鄉下姑娘，這自然不能使國材對她發生情感，因此當他要求家裏允許他解除婚約，與梅英結合的時候，便遭受到當頭一棒——經濟絕交。這位富家公子，一向都是過著很優裕的生活的，忽然受到這個打擊，自然會覺得狼狽不堪，又因為平時只知打球，看電影，講戀愛，完全不看書本的原故，眼看著同學們都學了業，自己卻連被門都不敢跨進去，加之冬天到了，窮人因沒有衣裳而凍死在街上的，日有數十，國材也窮困到了連被窩都沒有地地步，其內心的苦痛可想而知。

整個的故事發生地點在北平，裏面的典型人物也是我平時最接近的幾個學生，因此寫起來毫不費力，一本八萬多字的小說，我僅僅寫了七天就完成了，當整個的故事在腦子裏打好了底稿後我便埋頭伏案日夜不停地寫，寫了怕打斷了思潮，我連飯都不願出去吃，每天買幾個麵包放在桌子上，餓了便抓米吃，朋友來了也不招呼，只讓他們坐下，有時寫累了就出去散步，回來仍然低著頭寫，直寫到精神實在支持不住了，才躺下睡覺。在夢中，小說裏的人物一齊都鑽到腦子裏來了，有時半夜裏醒來，忽然靈感一發，於是立刻爬起來捻亮了燈又繼續著寫，一直寫到天亮，在那七天之中，我是把全副的精神，貫注在寫作上，別人都說我瘦了，但我自己覺得很愉快，當文章寫完最後一個字時，我像個產婦生下了孩子似的那麼感到輕鬆，快樂，大大地吁了一口氣。

在過去，「懶」，是我的最大毛病，寫完了王國材，自己看看厚厚的

一百多張稿紙，真有點害怕，連第二遍都沒有看就這麼草草送給高先生。他在第二天上午就送來三百五十元，我幾乎高興得發狂，寫文章拿到這麼多稿費的，這還是第一次。過了幾天，北新書局也找我寫本「青年書信」，于是在六天之中又完成了七萬多字的作品，這也是覆版稿的，半個月之後，我留日的目的達到了，日本的長崎丸載着我離開了黃埔灘頭，向着神戶駛去。

青年王國材出版以後，我僅僅看過一次就被朋友拿走了，後來跑了許多書局都買不到，高先生告訴我已經再版了，我倒很想把內容修改一下，以便三版時不致使讀者看了失望，但書局嫌麻煩，我也不管了。

很奇怪，今年二月當我去行營政治部，看開洛和念慈的時候，韓一青先生突然對我說：「謝先生，我正在看你的青年王國材。」

「嗚，你在那裏買的，快借給我看看。」

「在大東書局，只有這一本了。」

韓毫不客氣地要求他送給我做個紀念，拿回來一看，覺得太可笑了，文字方面有許多弊病而顯得幼稚的地方，尤其句子中間夾著一些英語，未免令人好笑，取來的意思是形容中學生學會了簡單的會話後就喜歡拿來應用，但沒有顧到小說裏面夾雜些外國文字是有些醜氣的。思想方面也很幼稚，至於結構則全部連環不緊，最後一段，國材和以仁的對話，像說教似的也不停小說的寫法，總之，我寫完之後自己不但沒有好好修改，而且連看一遍的勇氣都沒有，這是不應該的。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曾經修改過七八次，由此可知他對於創作的態度是如何嚴肅，一個字都不敢隨便改。而我呢，寫起小說來時實在太容易，太隨便了，一天寫一萬多字，試圖怎麼能寫出好文章？不過話雖如此說，據朋友告訴我，當時的銷路，還相當的好，這也許因為內容和文字各有可取的地方，好，關於這本書寫的太略顯了，下次有機會，我再談談我是怎樣寫前路和盤山集的吧。

## 復仇





# 永生的人們

——紀念鄂北會戰中的英勇壯士——

危岩

## 徐連長之死

一九三九年的初夏，鄂北第一次會戰展開

了。

黑夜裏，「命令」像一陣風，飛快地送到團部；

「……據青首領待援之敵約百餘人，有兩窠橫掃，×××團應立即將其消滅！」

當年青的連長徐永凱接受了這個任務以後，廣闊的肩膊輕鬆地向上一聳，好像要把自己肩頭上沉重的使命卸去合適一些，整一整腰間的小皮帶，用緊張麻利的動作注視着站在椅子前面肥矮的營長，行禮後，挺着胸膛，搖晃着高大的身材，走了。

「徐連長！」營長凝視着他的背影，半鬍，明佳了他。

「有！……我飛馳，連長徐永凱停下了腳步，轉過身來。」

營長默然走到他跟前，攔住了他的左手：「今天的戰鬥形勢你是明白的，假使青首領

不拿回來，那……，你應該完成你的任務！」

「是！」連長嚴肅地敬了禮，消失在黑暗裏。

常那一連人出擊的時候，恰好和援救青首領的敵人遭遇，因為他們實力相當雄厚，連長徐永凱要傳令兵通知隊伍後撤時機，可是來不及了，

「鏗……」，「暗路暗路……」，「露……」在重金屬的交響聲中，弟兄們倒下了，滾在地上，抽抽着，忍住最大的苦痛，含着民族的仇恨默默地死去，像一朵彈花的消逝。

連長伏在一棵老樹下面，指揮隊伍很沉着地應戰，枯黃的樹皮給槍彈打落得一片一片掉下，覆蓋在連長廣闊的背上。

「弟兄們，衝啊！——連長雙手揮舞着兩支手槍，向敵人火網比較稀疏的地方衝去，「殺啊！」弟兄們一戰戰狼似的直撲過去。

一天兩天，……半月，……：青首領兇殘了，敵人退走了，可是連長徐永凱也失蹤了，死亡的屍首中沒有他，孤獨的一羣中也沒有他，問俘虜也不知道關於他的下落。

「被俘虜去了嗎？投降了嗎？開小差了嗎？」

媽的！」營長時常懷念那位優秀的連長。

一九四〇年春，在鄂北又展開了第二次會戰。

當隊伍突破圍攻一帶以後，在一些荒涼了的小村附近發現千尋峭壁和千萬根白骨，這是敵人盤據了很久的地方，老百姓的房屋燒燬了，田地荒蕪了，人也死亡流離了，祇有千百具屍首在腐爛着，一團團的鬼火照着「赴宴」的肥大的野狗……

弟兄們停止在這些白骨堆頭，胸中一種莫名的情緒在起伏着，他們的眼睛紅了。

「埋了吧！」團長下令命令一個「無名英雄」要弟兄們到附近去收集零落的殘骨。

在一片打麥場上，一顆檢樹散亂着一具骷髏的碎骨，可是一根骨棍骨，還給一條陳舊面壓

瓶口牛皮帶在樹上，一套軍服破爛爛地靠着泥土埋在他跟前已經生了鏽的青天白日帽徽還在外面露着。營長多向的眼角裏滾下來一串淚水。

「這和烈士死前一定給敵人縛在樹上，經過

個相當時間審問，拷打然後殺死的。」他喃喃

他說：「把這根骨節下來……什麼？牛皮膠不爛，用刀割！可是當心傷了骨頭！」

「答覆！突然有一個兵士驚叫起來，他偶爾用丁字錘在泥土中掘來骨根膠骨，附帶拖出一堆破布，那是一片衣服的上角小口袋，一條狹小長方的符箋還可以用確地辨認。

「拿過來給我看看」。營長蹲下身子看符箋。「呵！營長幾乎向後倒了下去，給衛士扶住了，上兵們圍過來攙扶營長，為什麼會使營長受那麼大的刺激呢？」

營長顛抖地站起來，兩手痛苦地交擦着，淚水如雨點般掉在那條符箋上。士兵們驚奇地悄悄圍着。

「誰？符箋上寫的是誰的名字？」  
「徐……永……凱……」一個弟兄邊說邊抹了抹微紅的眼睛。

### 負傷的團長

在敵人陣空聯絡，散放毒氣，發揮熾盛火力，平原地帶不到我們作戰的情況之下，團長周屏中負傷了，一顆子彈穿過他的大腿，他昏倒在麥田裏。

無數的弟兄在他身邊奔馳，撤退，千百個敵人在他身邊衝過，進佔，團長慢慢地醒來，當空一輪皓月，微冷的晚風推着麥浪，他覺得疼痛寒冷和飢餓，微微地伸一伸腰，——兩個勤務兵見他醒來，彼此舒了口氣。

「白雲給我」，團長想起負傷後最好的止痛療傷良藥，勤務兵急忙打開包裹遞給他。

「我在那裏？」  
「吉家河，已給敵人佔領了。」  
團長感到一種侮辱「我沒有阻止他們前進嗎！他支撐起身子來，可是右腿膠骨有了似的，頹然倒了下去，他已經不能自由行動了。

「我去看，敵人的那裏，我們找小路脫身」，勤務兵張百福像一隻野兔，很快地消失在田野裏。

「轟隆隆……」雷聲似的一陣陣送過來，團長癱倒地驚醒，摸著腰間的左輪：

「什麼？」  
「沒什麼，」另外一個勤務兵李大成憂懼地回答：「張百福回來就可以回團長到後方去了。」

### 聲音漸漸近來，沉重的清涼的金屬擊擊聲

漸漸地響着曠野，勤務兵李大成臥在地上撥開眼前的麥桿望着外面，他聽是團長在背後說了一句「騎兵」便嘆聲氣喘上。——突然一個影子在飛奔着，李大成看是張百福給敵人的騎兵追趕得緊，在相距不過五十米時，在大洋流上的敵兵揚起短小的馬槍：「砰！」——張百福來不及掏出腰間的手槍還擊，便倒下了。馬隊以最快速度進行，幾乎辨不出服裝和數目，在灰沙蔽天中，一陣風般的馳遠了。

季大成抹了一把冷汗，他傷心他伙伴的死去，又恐怕在昏迷狀態中的團長知道了更驚苦痛，他考慮再三：

「應該我去看看，回頭敵人來搜索，那麼團長……」  
可是不幸得很，來不及掩避，季大成在一片曠場上也碰到敵人的騎兵了。

毫不遲疑，季大成揚起手槍向馬隊擊去，敵人立刻從馬上跳下，高大的洋馬也都臥倒，人藏在馬肚子後面，機關槍步槍擱在馬肚子上，「答答答答——」，火舌無目的地四散捲去，好半天，當敵人發現「敵人」不過是一個人時，……

——季大成被俘虜了。  
荒村的夕陽啼叫第一聲時，團長在麥田裏又癱倒地醒來，兩個勤務兵都不見了，他感到孤獨的淒涼。劍口疼痛得厲害，他勉強吞了些白藥，又昏然睡去。十幾天來的辛勞，得着今天受傷的機會才能在麥田裏睡一覺。

後方人民的安樂是前方將士們賜予的嘯！一天，兩天，三天，團長連睡在麥田裏，人過光了，他乾啞了嗓子也沒人答應，靜寂，空虛，祇有為爭食屍體而吵架的烏鴉「哇哇」地為他擊破這沉鬱的空氣。他眼望着太陽落山，又迎着月亮出來，露水和未成熟的麥穗作了他惟一的飲料和食品，他每天用富有鬥爭力底眼睛望着天邊：「祖國呵！我要歸去！」  
終於在第三天的傍晚，當地流亡在外面的老

百姓們來了，他們捨不得快成熟的麥子，捨不得草屋和故鄉熟悉的一切，他們把團長抬到家裏，替他換衣服，洗澡，……

「你們真是好……」團長淌着感謝的淚水。

「你是中國人……」老鄉們感嘆地說：「你是爲我們百姓打東洋鬼子受的傷呢……」

很快地周圍幾十里地內都知道有一位團長傷在×村住着，雖然敵人幾次三番來到×村，雖然漢奸存心要出賣這位已受了傷的團長，可是老百姓當敵人來時便把他抬到山上去，漢奸來探問時都含糊過。

團長的傷口幸虧有白藥治療沒有潰爛，可是老百姓家裏竟不如醫院，對於一個病者是不適宜的，他想到×去，他要去看他親愛的部下，可是老百姓不熟悉道路呵！

又一次，敵人來了，人們來不及把一切東西帶走，來不及把孤傷的團長帶走，就急忙地上山躲避，團長睡在黑暗的屋角裏，靜待着「命運」的吩咐。

像一聲妖魔，醜惡的敵人在村中盤旋着，開槍，叫罵，放火，毀壞東西，……天地像翻倒了一樣。

「噫！團長住的屋子底門被撞開了，門板像中了彈的勇士向後倒下，兩個敵兵挺着槍進來，當他發現這間屋子異常黑暗，空氣窒息得很，屋角裏又躺着一個蒼老的人，兩隻眼珠在向他們

們眨着白眼，有一些繩子在上面飛逐，敵兵抽了抽鼻子，皺一皺眉，失望地走了。

傍晚老百姓從山上下來，飛跑到團長屋子裏去慰問他們爲他家口以雞，喝二兩白乾，慶幸這位團長的「鴻福」。

午夜，有一輛故鄉哥年人在×村出現，他打開人家納門。

「有一顆孤傷的團長在這裏嗎？」

「你是誰？」

「我是他的勤務兵李大成，給敵人捉去偷逃回來的。」

「好」，老百姓半信半疑地說：「我們去替你們開門看。」

團長同李大成緊握着手，半天不說出一句話來：

「你怎麼回來的？」

「他們要殺我，可是僞軍的隊長看我還生得不對眼，要求日本人給他做勤務兵，他們答應了，我便服侍那個隊長……他們僞軍戰鬥精練得很呢，成天說上了日本人的當要反正……」

「到底大家是中國人呢！」一個老鄉失聲地說。

「昨天隊伍到這裏發給養，我說我熟悉這地方，他們居然信了，我便換了衣服開小差了！」李大成說到後來，自己先笑了，團長在泛著蒼白色的臉上也展開了笑容。

次日，李大成便同兩個老百姓把團長抬到了

××地方，團長所隸屬的部隊×××集團軍同志們都爲他陣亡了，朋友們都感到莫大的意外的喜悅，當看見團長從前線歸來的時候。

他現在住在河南×，做的一個後方醫院裏，他常懷念着救他性命的老百姓，服侍他，送他回來，團長給他們五拾元酬勞時推讓再三才不好意思地收下……

「爲了你們對軍隊如此幫忙，我姓周的傷愈了要更努力消滅日本強盜來酬答你們。」團長很興奮地對老百姓說。（完）

### 作家語錄

思想好的，文章也必是好的。——古爾芒

一切藝術都是宣傳。——辛克萊

偉大的藝術家，應該是科學的。——佛羅貝爾

愛是人間惟一的合理活動。——托爾斯泰

英雄常食苦難與試練的麵包。——羅曼羅蘭

希望是思想之母。——莎士比亞





## 鬼門關

徐 爽

吃過午飯，我們離開那家使我終夜擔擔不能入睡，停有一具靈櫃在地的  
小店時，太陽已滑過頂空，斜斜地掛到西天了。

老趙老王和老李，挑着灰黑色的笨重的郵袋，邁着輕快的步伐，走在  
前面，我和王以及兩個幼小的同行者緊跟着他們後面，才于在滿佈龜卵石  
崎嶇不平的彎曲山徑上走着。

「同行兩天了，今晚才是真正需要你們幫忙的時候！」王邊走邊伸手  
自路旁摘下一朵野花，同時對老趙他們這樣說。

「哈哈！」老趙笑了，「今晚！你們過鬼門關！」他把左肩上的担子  
，換過右肩上來。

我和王以及兩個幼小的同行者，在前一個月已經企圖衝過敵人的封鎖  
線到大後方去。但因爲不熟習地理，不敢輕於嘗試。幸而前天由於一個友  
人的介紹，讓我們有機會認識了老趙他們三個，今天才隨着他們來過路。

不確，由於職務的關係，他們對於衝過敵人封鎖線，已經視爲一種和吃飯  
，睡覺差不多的日常功課了。兩天來每途談到這件事情，老趙總是爽快地  
笑着說：「算什麼！我們七天一來回，兩次走過敵人封鎖線，自敵人盤據  
區域到現在，連我也記不清走過多少回了，半次也沒出過危險呢！」

這三位郵差中，老趙最年輕，才二十七歲：經常含着一種得意  
的微笑，好像宇宙間一切，都够引起他莫大的興趣似的。即以目前的情況  
而說，別人在顧慮似的沉默着，尤其我們四個都是愁眉苦臉憂心着未來  
的命運，獨有他談笑自如，若無其事般仍和往日一樣邁着輕快的步伐。我

不由得敬佩他底勇敢慍愧自己底過分懦弱。

八月，原野是一片耀人眼目的可愛的金黃色；在往年這該是農人們忙  
於收秋的季节了！早起遲眠，拿着鐮刀在割，擔着筐子在挑。……可  
是現在呢，一輪高掛在天空的酷熱太陽，照着一羣羣在田地裏歡呼狂飛，  
任意啄食秋實的麻雀；而大地底主人，却爲一羣失去人性的暴寇底侵凌，  
不得不暫時忍痛離開他心愛的田地，與自己血汗換來的秋實逃亡去了。

經過了兩個山村，除掉在村邊牽着紅纜長牙站崗的農民自衛隊。村裏  
連條狗都見不到，跟着老趙他們，仍然輕快的走着，担頭底郵袋隨着他們  
底步伐一顛一顛地作着有規律的跳動。老趙並指手畫腳地告訴我們：「拐  
過這個山頭，就看見家城縣城了！」

果然！轉過山頭，便是一塊不很小的盆地，在這盆地裏擁擠着不少的  
村落，由於樹木的翳，每個村落恰像一團翠綠的水草，我們站在這高  
高的邊沿上，正像站在魚池前看金魚一般！不過那時生活在水草裏的善  
良的魚兒們呢，早已有有的逃亡，有的正在忍受着汚辱與損害，而我們也把  
觀魚時的欣悅心神，換上了如臨深淵誠惶誠恐的情緒了。

「我們休息一下吧，太陽這麼高呢！」面對着這茫然一片籠罩着  
野獸般兇橫的敵人的村莊，我顯然有些胆怯了。

老趙看着我笑了，他似乎看出了我內心底秘密：  
「走吧，還遠着呢！」

「那看到的不是嗎？」

「就那至少還有十二三里，趕到就快黑了。」

「夜裏過路不更好？」

「哈哈！你不知道！」他接着告訴我：過路這玩意，早了不成，遲了也不成；早了，敵人底步哨沒撤回去，遲了，則這夜的敵人又出來了。只有傍晚六七點鐘那一會兒，才正是最合適的時候！

老李略站一站，把胡子換過肩，從那件常年爲風吹雨打得已經變作淺灰色寫着「中華郵政」的背心下面的衣袋裏，掏出一條滿是汗漬的手巾，擦了一把掛在額頭上黃豆般大的汗珠，然後換着他那滿口黎城的土腔說：

「走吧，耶木（日本）搗母（罵人語）不算話，我們比你明白得多！」

太陽快接近西山嶺了，已不再如中午時的灼灼逼人；夜空更飄起了幾團鉛色的雲塊，看樣子快要下雨。風似乎也比午間吹得涼爽多了。

藉着田禾底隱蔽，我們走近了一個小村子。老趙蹣手蹣足地去窺探了一番，然後邁着大步走回來喊我們：

「來吧，進村休息休息。喝點水，這裏沒有敵人！」

不很寬敞的一家土院，主人底全家有正在忙於打月餅的，有用木模型擀餅子的，有看爐子的……他們好像不知道有抗戰，和太平年一樣地鎮靜着在預備秋節佳佳餽。這使我憶起了今天是十三日，陰曆中秋節只有兩天了！

主人，一個削瘦而精神却頗爲飽滿的青年笑嘻嘻地來招待我們。看樣子和老趙他們是極熟識的。

「前晌（午前的意思）搗母（指敵人）還來我們村裏捉去十幾隻雞。你們來得好，如早一點，怕碰上搗母們呢！」主人說着給我們倒了兩碗開水。

「這幾天路上好過不好過？」老趙端起主人給倒上的水，喝了一口道：

「好——過！」特別把聲音着重在「好」字上面，接着他搓了搓手，

看着紛紛落到地上作畫魚形的饅屑，根與蜜地告訴我們：前天晚上有我們

一連軍隊從城邊走過，敵人除掉關起城門在城牆上亂發槍砲歡迎我們過去外，什麼動靜都沒有，喝過了兩碗水，辭謝了主人，我們走出這個叫黎城縣城僅只四里路的小村，踏着暮靄，向蘊藏着黑暗與罪惡的城前進。

承老趙底指示，我們明白了附近的村莊，差不多都住着敵人，只剩有剛才我們經過的那個，與通過公路那附近的一個沒有。我們所取的路徑，就是還沒有敵人的地方走，繞着，繞着什麼時候走到靠公路那側沒有敵人的村莊時，才能算渡過一半險境呢。

在黑暗中我們好似夜晚跑進山洞來覓食的老鼠，悄悄地摸索着前進，不敢有一點響動。

突然，我們聽到一陣哄笑聲由我們不遠的東南方傳來。

「低聲些，慢一點，離黎城縣城只半里路了！」黑暗中，老趙扭回頭對我們低聲說。

「這是敵人底聲音嗎？」王低聲聲問。

在黑暗中看見老趙底頭影子點動了兩下。

立刻，我底心狂躍起來，周身底血液加速地循環着，覺到面上有如被火烘着般發熱；腿有些軟，幾乎跳不上他們，但又不敢落伍太遠，怕被他們遺棄了，只好拚命地趕上去。

猛地，臉上一滴清涼，接着田禾也沙沙地響了起來！原來是天下雨了。

。「好」老李低聲叫起來，「天一下雨，搗母過路的步哨就該回去了。」

他這句話，有如雨給我肉體的感覺一樣，我的心立刻平靜了不少。細聽時，敵人仍如先前一樣地狂呼亂叫，在距我們不遠的地方。我不禁想預：這時也許正有不少親愛的面龐在抄敵寇玩弄與污辱着呢！

走在前面的老趙，突然停了下來，扭回身向跟在後面的我們擺了擺手，他伏下身去，像在聽什麼。

四周是無比的黑暗，除去沙沙的雨打田禾聲，什麼都聽不到。

老趙立起身來，迅速地前進，直跑到幾乎像跑。我雖然不大明瞭他這種舉動的意思，但本能却使我照樣跟着他跑。

行不到五步，一條白白的馬路橫臥在前面了。啊，這是敵人底命脈，這是敵人花費大批金錢，犧牲無數生命所換來的僅有成績。晝夜派人把守着，同時也是我們底大障礙，想到後方去，非經過牠不可。

這時，我明白老趙方才那種舉動的用意了！

我沒能力形容我當時底心情，害怕？還是高興？抑或是害怕與高興之混和呢？只顧步我跨過了馬路，隨着他們跑，轉過一個地角，爬上一條土坡，——那是多麼難上的土坡啊，雨下得那麼大，路上泥濘不堪，我們都滑過幾交。突然後背嗚嗚地響了起來，接着四道白光如同四把利劍般劃破了黑暗，向正東東關方面衝去了。險哪，那是敵人底巡邏汽車！

「再遲一刻，我們底情形還能設想嗎？」王氣喘喘地這樣說。

「沒關係，上次我和老李兩個人，剛走到方才我們過路的那個地方，」老趙說着，並用手遙遙地指示給我們看，「敵人底汽車過來了，我們馬上連郵袋連車帶人，從懸崖向外竄探，只見一輛，兩輛，三輛……」

共四十六輛大汽車過完了，我們才能挑起郵袋走過來。又一次，我們從這邊往那邊走，來到這裏，恰巧又遇到敵人底汽車往東關開。我們老等，老等，等到已聽雞叫才過了路，這事情不算什麼，慣了就好了，要都像你這樣害怕這種活計還能幹嗎！（他用手拍着扁担，使龜發出拍拍的響聲。）這裏面担着的不只是普通信件，後方底命令，前方底情報，都靠我們來傳遞呢，要是不敢過路，乾脆連戰也打不成呢！」

聽了他底話，我又是慚愧，又是感激。真的，抗戰以來那差們努力維護郵政交通的功勳，真是不可磨滅。浴血抗戰的戰士們接到自遠處的故鄉寄來的消息；後方的人士接到了自己底子弟，丈夫，從戰地寄回底家書，是如何地雀躍狂歡呀！可是誰會聯想到爲你們冒着極大危險，出死入生攜帶這些信的可愛的郵差們呢？

曹若爾，通過了那個沒有敵人的村子，又走了五里多山路，我們避入山頂上一座山神廟裏。

抹了抹臉上底雨和汗，放心地長吁口氣，我頑皮地對他們說：「走過鬼門關，現在是另一世人了！」

老趙笑了，老李老王也笑了，他們都笑了。……

### 鐵蹄下的郵政

抗戰以來有一百五十一位忠於職守的郵局職員被敵人屠殺而死，有三百輛郵政汽車被擊毀，有四十九處郵局被焚毀，但英勇的郵差仍然是毫不間斷地往來在敵人的封鎖線上，萬金家書根窠易地被這些綠衣使者偷送過鬼門關，世界上還有比這再偉大的工作麼？



# 作家縣長

記伏園先生

在報上猛然看到孫伏園先生做了湖南衡山縣縣長的消息，朋友們沒有不互相驚訝與欣幸的。驚訝的是「伏老怎麼也會做起縣長來了呢？」其喜氣是毫無理由的開話，反過來，他爲什麼不可以做縣長呢？欣幸的是：他去做縣長，那一縣的民衆就如見到了青天，會得着無窮的幸福，不但沒有銅閉，沒有壓迫，而且他愛民如手足，難怪都叫他「父母官」。

「伏老做縣長，一定怪有趣的，幾時我們去衡山看他去，是不是也像別的縣長一樣，然要在傳達處站上幾個鐘頭。」

友人聽着會這樣約我，但我因事沒有去得成，替許多會見他的朋友說，夫會做了縣長的伏園先生，簡直會文學家的伏園先生一樣，如果你是大過一次的，可以不經過傳達，你自己儘管衝進他的房子裏去就得了。

這裏有幾個關於這位非凡縣長的有趣的故事，想來讀者一定很高興聽的。

## 一，廚子撤職與廚子辭職

我雖然沒有親自當過縣長的主任典禮，但我可以想像出來那一定是——篇最好的特寫或小說材料，他那矮矮的肥胖的個子，加上那黑黝黝的鬍鬚，也許有人疑心他是位神父或者教師，他上台演說那種誠懇，和滿臉愛的態度，叫每個人看了會感到深刻的親切之感。他們——所有的民衆——一定很奇怪地相互問：「爲什麼這位縣長不像縣長呢？他連一點架

子都沒有，完全和我們老百姓一樣呀！」

是的，他的確連半語官架子都沒有，因爲他永遠是個老百姓，而且是有老百姓的好朋友呀！孫先生到任的第三天，就燒吃的伙食太好，把會計叫來問他：「是錢花多少呢？會計將數目報告，孫先生大吃一驚，「爲什麼要這多錢一月呢？你叫廚子拿帳來給我看看。」

廚子恭恭敬敬地拿着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日子記帳站在縣長的對面，他心裏充滿了驚異和恐懼，當縣長的視線掠過這筆架抽的字跡時，他心裏想：「怎麼？一瓶味精只吃三天，你還是怎麼回事？」孫縣長看到這裏，他嚴厲地把筆子遞還廚子然後將會計叫來。

「這廚子搗糊搗的太厲害了，一瓶味精只吃三天，他是當做鹽在食用嗎？給他工錢叫他回去，我們這裏不容許有任何舞弊事情發生的。」

於是這位廚子被撤職了，會計和所有縣府的大小官員，以及兵丁都得到了一個教訓：孫縣長是個清官，他是不許任何人揩油的。

第二個廚子來了，仍然和第一個一樣，於是孫先生氣極了，連忙寫信去把那個跟隨他將近二十年了從來不揩油的廚子叫來，這才使他開始吃着清淡的放心飯。

「孫先生，我要辭職，不幹了。」

突然有一天當孫先生正在看一件很重要的公事，那個老廚子跑進來這聲嚴厲地說：「爲什麼？」

「爲什麼？」

「以前我跟你這多年，是因為你沒做官，如今你做了官，我不跟你了！」

「野子乾脆回問答。」

「喝！原來是這樣！」

孫先生睜大了眼睛直瞪着野子，他換了換腦筋默默想：我做了官就不跟我了，這是多麼「清高」的野子，但我還不是和以前的孫伏一樣嗎？他難道野子要走，一定還有原因，於是再三詳細的問，野子也就很坦白的告訴孫先生，他辭職，爲了妻去長沙和他的太太住在一塊。

「那不成問題，你去把太太接到衙門裏來同住好了。」

於是這一個笑話傳遍了衙山，縣長太太還在數千里外的韶興，而野子却攜妻子過着極美滿的家庭生活。

孫先生是這麼犧牲自己爲人家謀幸福的人。

## 二，縣長下鄉

孫先生爲的要了解民間的疾苦，常常一個人悄悄地下鄉去調查，下雨天，他就揀着一把雨傘，像一個警察查戶口似的那麼挨家挨戶去訪問。有一次因爲路太遠，他雇了輛轎子，那村子裏的老百姓，不知從那裏得來的消息說縣長今天要到鄉，於是家家戶戶準備歡迎，快走近村子了，孫先生睡在轎子裏突然被一陣炮竹聲驚醒了，他慌慌張張地問：

「他們爲什麼放鞭炮？」

「歡迎縣長呀！」轎夫回答。

他連忙下轎來和老百姓打招呼，要他們停止放鞭炮，留待家裏做事時，老百姓看見縣長這麼儉樸，和善，體貼民心，有的喜得下跪，有的喜得流淚，進了屋子，孫先生看見桌上盞是灰塵，於是用自己的手帕擦了，同時說明愛清潔的意義，於是立刻許多老百姓提了水來大事掃除清潔的工作，從此每一鄉一鎮的保甲長無不督促民衆掃街清潔，講究衛生的了。

## 三，冀夫與警察

有一天孫先生要過河去，船上已有兩個警察和一個老百姓坐在裏面了，另外一個老年人還挑着一担糞要上船，警察不許，於是雙方引起了口角，孫先生連忙站起來調解：

「這位同志，你不應該以這種態度對待那位老人家，船是爲大家的方便預備的，你爲什麼不許他上來？如果過着他挑不動，你還應該幫忙他。」

「要你多嘴幹什麼？你有什麼資格來干涉我？」

警察兇惡地罵着孫先生。

那位老百姓連忙扯着警察的衣角悄悄地說：

「他就是我們的縣長！」

「立正！」

聽得兩個警察連忙站起來，慌慌張張地向孫先生敬禮，同時趕快替那位老百姓把糞挑上船來，孫先生也讓坐給老人坐，聽得老人也手足無措，如墮五里霧中。從此衙山縣的警察再也不敢欺負老百姓，而老百姓對於這位爲民父母，孫縣長，更感激得五體投地了。

以上不過是略舉幾個簡單的例子，其實孫先生在衙山的德政，是罄竹難書的。

我認識孫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的夏天，正當我們要出發鄂西的時候，朋友引我去拜訪這位爲萬千青年所敬仰的作家。他是這麼慈愛嚴肅地招待我們，使我在腦海中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伏園先生對於青年特別愛護，他主編北平晨報副刊時，曾提拔過不少的青年作家。記得李芳園女士曾經在定縣辦過湘湖講學時，他老先生不但出錢而且出力，幾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抗戰以來，他由衙山而桂林，貴陽昆明，重慶，現在又在大竹担任訓練保甲長的責任，他是這樣整日忙碌着爲國辛勞，人雖然快到五十了，可是精神比二十幾歲的青年還髮鏗，爲了他的身體太胖，生怕血壓過高，曾有一個長時期是吃素的。他的作品裏充滿了青春的活躍的生命，這因爲伏園先生的人生觀是最快樂的，前進的；他





## 到農村去

蔣實

### 一，踏進鄉村

當太陽由海平面剛剛爬到了巴山的山頂，夜

幕正在愁緒得無處藏身的時候，我們國立X X師

輔導團同學所組織的暑期服務隊，便開始向鄉下

出發了。我們一行十二個人，男同學八，女同學

四，行囊什物由工人挑了在前面走，大夥兒却像

一窩蜂似的緊在後面一追！每人頭上全戴一頂綠

色的「防空草帽」，手裏的手杖盡在東指西劃的；

還真像一組旅行團呢！走着，走着，打着，打着！

「楊庭呀，坐宮院，自風自歇！」是

誰還在一邊呼着京戲哩！

「好！哈哈！好，好！……」於是大家歡

叫起來，把注意力全集中在他身上！「好！再

來一個！」

但這種喧嘩的那位同學被嚇得反倒不好意思

起來。紅着脸伴笑了一下，便再也不敢繼續下去。

「我們的工作着不能展才笑話啦！」有人半

正經中打趣地說。

誰自信地反駁着：「學教育的而不會教育民衆，

豈不是拆爛污……！」

「對，對！我們應當把攔住這一點——我們

是去教育民衆的！」

於是，由開玩笑而轉入正題了。大家邊走走

討論着，終於歸納出來了一個結論。但正在這時

候，我們所要到的那個鄉村，已經不期然迎接到

我們的跟前來了。

二，破除迷信——獲得了

信仰。

我們服務所在的那個鄉村是個不很小的山鎮

。因為交通的阻塞，人民的思想彷彿也被地獄給

封鎖着！保守，無知，迷信鬼神更成了普遍的現

象。我們在這裏一共住了月餘的時間，關於迷信

方面的故事，真是見聞了許多許多呢。

所以，我們打定了主意：針對病狀來給它治

療一下！

民衆們對於瘴疾死亡的一般解釋，以為是由

於來不消極，也從不感到什麼苦悶，他不怕艱難

，不辭勞苦，在那些老作家當中，惟有他是實行

一致的實行家。他從來不說大話，不把自己當做

作家，只是埋頭苦幹，把所有的力量貢獻給國家

。他喜歡朋友，只要你有精神，同時遇着他有時

間的話，從早一直談到晚，他絕不會有倦容的。

孫先生的記憶力很強，凡是見過一面的人，無論

隔多少年，他都認得。他的弟弟福熙是中國有名

的畫家，住在上海哈同路喫喫書屋時，兩弟兄相

敬如賓，過着有朋友來了，就喜歡大嚼其酒，我

還記得那次吃螃蟹的故事，我像劉姥姥在大觀園

似的不知道如何動手，笑的他們連酒都噴出來了

，任他們如何教我，我還是不會，結果他們只好

輪流着把螃蟹剖給我吃，我吃的又特別多，於

是一大盤蟹幾乎通通進入我的肚裏了。

現在的哈同路，被敵人的鐵蹄印上了無數的

足跡，住在那兒的朋友，整天在失去了陽光和不

自由的環境裏呼吸着，唉！什麼時候我們才能重

於鬼的作祟或神的責罰！而不承認科學的說法。他們說現在世道慌亂已極，到處燃起戰爭；據土地神夜間向人們報告，說陰陽兩界一樣，目前除開也正鬧着仗哩！國王爺被另一派惡鬼給打得不開交，陰兵不守用了，所以才到陽世來「抓丁！」人們所以得病和死亡的有這麼多，便是這個原因，故當他們輪病的時候，便是在病人旁邊設了祭壇，沐手焚香，日夜誦經祈禱！並當每晚子夜時分，還對天焚燒紙人一具，以求「目名百替！」

七月中旬的天氣，酷熱，悶悶！而傳染病也一條一條的，在各家門口出入着！今天張三死了，明天李四娃又被埋進了墳墓去。但他們還是那麼安心地祈求着。

我們分派到各家去宣傳，勸他們應當講衛生，病人應當隔離，應當吃藥……可是誰也不聽你的話，仍舊念佛，乞神，祝禱！

不得已我們又開了一次會，議決向學校裏請求發一部分醫藥來。

於是在我們所住的那座學校的門口，貼上了一大張紅紙廣告。上面寫明着：「本服務隊免費醫治各種傳染病……」一方面，更將這消息用口頭廣播開去。

最初，人們還是觀望狐疑着。但也有本得病驚投醫的念頭，來大膽嘗試一下的。結果嘗試成功了，於是便一個個，漸漸傳揚出去。而請求治病的人也便越來越多了！

但，我們可不是開醫院的哪！藥品沒有了，便勸他們直接到城裏請醫生去醫治；一方面更給他們講明白種病原因：完全是因為有微菌所致。勸他們要講求衛生，不乾不潔的食物，不飲冷水，驅蠅，殺蚊，吃藥，防疫。

一天，我們拉住了一個老漢（他兒子的病是被我們治好的）問道：「老先生得病時吃藥靈效還是求神靈效呀？」

他只點一點頭微笑着說：「嘿嘿！你們先生們真能呢！」

### 三、展開了民衆教育的工作

因為免發治病的结果，接民衆們都漸漸同我們接近起來，對我們發生了信仰。無論我們說什麼話，有什麼設施，她們都贊成，都願意參加！於是我們便展開了教育民衆的工作。

在每天午後十二時至一點半鐘的一個半鐘頭內，便在個子裏大戲樓的陰影下，實施我們掃除文盲的教育。一個小黑板，幾條白粉筆，便是我們教學的工具，學生們的作業，則用樹枝模仿着在地上畫。我們計劃先將注音符號教會員衆；進一步再教漢字。至於學生的人數方面，也是採用自由參加的方式，結果聽講的人愈來愈多！雖然並不強制他們，只要有一天難因事不能來的時候，也常常自動地向我們聲明一下，這樣一天天地過去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非但把三十五個注音字母全會用了，並且我們還發給他們每人一

冊教育部編印的民衆讀本，也都念得爛熟。至於牆壁上我們所給與的那些圖畫和標語，更會不費力的能認清楚。

當每天晚間吃過晚飯，人們都齊集到茶館裏聊天的時候，我們就分頭講上兩夫，向他們做說况報告，發發民衆意識，還解釋兵役法及優待旅屬條例，他們全副了頭，靜默地聽着。

有天晚上，一位年近花甲的老漢跑到我們寄宿的地方來。他一屁股坐在天井裏的石台上，敲一敲烟斗裏的灰說：

「先生們我有三個娃：大的已二十多了，第二個十八歲，小的才十三歲，家裏沒有什麼產業，日子很不好過，所以我打算請你先生們寫封信，送我那個大兒子當兵打鬼子去！」

### 四、淚眼笑開了！

此外，家庭慰問的工作也在熱細地進行着！女同學們勇敢地一直跑到民衆們家庭裏去，簡直像一家人一樣，她們親切地同那些老妻要們攀談起來，家長理短，又真摯，又自然！男同學們在這方面是不得不「奔而殿」的！

「老太太，你真美榮哇，兒子在前線當國軍

打鬼子，誰見了你不尊重！」

「唉，真不曉得我那黑娃子怎樣了呢？唔，唔，半年多囉！不來信到現在整整半年了！」

老婆婆說着，現出很担心的樣子，兩只眼珠也濕漉漉的，直泛淚花。

「沒得哈關係嘛老太太！不見我們嗎？離開家全幾千里八百的，媽媽能說不想念我們？我們在外面還不是一樣的很快樂健壯嗎？」女同學也顯出怪哀傷的表情。

於是，她們彼此間的感情交流了！老婆婆像真把女同學們看成了她自己底女兒似的，眨一眨眼嘴巴苦笑着說：

「說也真是！只要人壯壯的，在那裏不是一樣！看你們這些年青姑娘們便罷離開家那麼遠——我那黑娃子可能幹哩，你說論論活潑力氣！」

老太太你打算給你的兒子寫信不？我們可以代你寫，還送給你郵票，信紙，和信封！」

「唔！唔？」老婆婆半信半疑地囁囁着。

「老太太！寫些什麼事情呀？」一個女同學伏身在桌子上，提筆筆對着信箋問。

「寫，寫些，……就說我，我，我很壯實，不要掛念我吧！」

筆頭真地在紙上畫着，寫完了。用漿糊封住口，交把老婆婆，要她送到郵政局去。

臨走的時候，還留給老婆婆五角錢，可是老婆婆死也不肯要！

「不老太太！這是一點點小意思，請留下吧！兒子在商埠打鬼子，是應當受優待的！」

終於，老婆婆留下了。但她受激動得不知怎麼好，一直送她們到門外邊來，喜歡得把適樣的淚眼也笑開了，她二句，又一句地反覆叨念着：

「唉，唉，你們這些年青的姑娘們，真好，真好！」

教育。宣傳慰問，寫壁報，歌歌歌，我們天和民衆們生活在一起；不是民衆來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呢！彼此的感情融和到一塊了。

(完)

## 代郵

請示詳址，俾便將文郵月刊送上。

白當春先生：  
大作已於八期刊登，請速示通信處，以便寄奉稿費及黃河。

編者

## 短簡之六

萍了先生：  
當我抱着孩子從田徑上散步歸來的時候，在一大堆稿件中發現了先生的來信，你是那麼熱切地期望我的答復，是的，爲了有許多青年朋友會來信問過我像你所問的一樣問題，我實在有公開發復的必要，你說：「一個問題，對於在研究文學藝術工作的人，他如果沒有實地的生活經驗，是產生不出偉大作品的，這已經是天經地義的了，現在就法國的名作家巴比塞來舉個例子吧，巴比塞在第一次歐戰以前雖然出版過許多詩集和小說，但並不怎樣引起人們的注意，歐戰爆發後，他投筆從戎，充當步兵，不久就開往前線，在法比交界的戰壕中過了好幾個月的戰鬥生活，有名的「火線」，就是在那時搜集材料寫成的，這是部轟動歐洲文壇的傑作，巴比塞也使「一聲成名天下知」了。

在「火線」裏面，充分地暴露戰爭的罪惡，描寫士兵的苦，他們厭惡戰爭，咒咒戰爭，揭發了法國的主戰知識階級的一爲正義，爲人道，爲經濟歐洲文化而戰」的假面具，如果巴比塞不是親自入伍，光憑着想像，是決不能寫出這麼動人的小說的。

萍了先生，你如果想描寫我們英勇將士在前方作戰的小說，最好你趕快找個機會上前線去過些時，否則，住在遠處聽聽不到的後方，是不會寫出好文章來的，俗語說：「閉門造車，出門即覆」，可見什麼都要有實際的經驗才行，爲了篇幅有限，恕我不能多寫了。

# 草原之歌

馮振乾

畜的衣裳……而生長繁殖，

草原，噴着風，悵悵而又奔放。  
撒天蓋地的塵沙，混成很濃的霧障，如蒼空  
滾着一樣湧捲着，而又發着慘厲的吼聲。

是在訴說先民艱苦之歷史呢？抑是表示正要  
迎接暴風雨來臨之歌呢？還是寫了草原之沾了污  
穢，在我們驕馬的蹄印間又烙印上敵人的馬蹄並  
斷了我們的牧草而憤恨呢？

草原

民族母親的草原！

很遠很遠的年代，祖先們走下世界屋脊的  
紫雷，向太極的方向挪移着，第一遭就在這草原  
上取得它們生命的源泉。

草原是無邊的，它之外更毗連着無垠的沙海  
與山嶺。

草原是空曠的，狂飈無阻的扇掃着這衰草  
連綿的大地。

（完全是一個為自然力量所控制的荒涼地帶  
呀）

就在這裏它們以最大的勇敢爭取着生存，用  
石獅挪走羣草中的蟻與鹿……用長鞭馴服了牛  
羊，給牠們帶起了籠頭……

以星火燒起荒草，又翻起了堅硬的黃土。

就在這裏它們迎着春風而流浪着，也會在山  
崗水邊乘起溫暖的城堡——黃土與毛皮的城堡

。當時，它們在這裏取得了肉和奶，取得了牲

然而它們是多麼勇敢呀，迎着一切的困難，  
迎着人以外的敵人，在山野，曠原，沙海中奮鬥  
着，受盡了沙塵風雪的打擊，雪山水層的苦況！

是人類吸引了太陽的照射還是太陽照射有人  
的地方呢？溫和與愛戀，使它們在草原中唱起了  
歌——美曼動人的歌聲：

這裏是一片片廣大肥美的牧場  
是薄牛薄馬薄羊天然的草園

請依隨，請依隨也

青山青，黃河黃，青山黃河繞在四邊，  
在這裏住家，好像天上的樂園，  
請依隨，請依隨也

我們要牲畜一成千，十成百，百成千，  
要牧場不斷的擴展一直到天邊，  
請依隨，請依隨也

……

年青人的歌就更婉轉了，是有着如醉如癡般  
人心魄的溫馨的：

啊依——

心下的好人呀  
來吧

你看這河邊  
鮮花正怒放

小草正青青  
我們比花草一樣年輕  
我們也開放吧  
像紅花  
在這河邊

……

歌聲和天空一樣的清朗悠遠——拂着這遼闊  
的草原，像靜謐無潮的海洋的，像茵綠柔軟的棉  
絨的草原，草原上飄忽着的白雲的羊羣，和寒冽  
的羊鳴合譜着和平的樂曲。

太陽照着年青的少女擠下潔白的新鮮羊乳；  
太陽照着年輕的騎士在深廣的草叢中和風沙  
賽跑；

太陽照着遍開野花的土地發出芬芳的土和汗  
血的氣息；  
太陽照着牧羊頑童懷着笛子吹奏歡快的小曲  
……

奮鬥的血灑成了雪中的砂礫；  
奮鬥的血液結了雪中的砂礫；

它們用辛勤的勞力哺養着草原和牲畜，也接  
受着草原和牲畜的哺養；

它們用艱苦的工作折磨也豐富着自己；  
它們用個個強健的呼喊保護着自己，草原和牛  
羊。

……

風塵它們的動脈，沙海是它們的心胸，而它  
們正是自由的符號，傲岸地生活在草原上，滋長  
着，滋長着。

幾會它們執着戈矛與鞭子，攜着羊群的軍  
蹄，馳馬翻過世界的屋脊，向世界播散着它們的馬  
蹄，與雄威。

# 朋友！請盡一杯美酒

遠唱

友！

細盡一杯美酒。

在這明淨的月夜，

在這涼爽的金秋，

在這祖國的門檻，

在這周口的古樓，

此時雖是歡聚，

明天便要分手。

敬祝你：

乘風破浪，

踏近徐州。

你負着神聖的使命，

你懷着高尚的雄圖，

你有堅決的意志，

你有敏捷的身手，

於今受訓期滿，

正圖謀遠展宏猷。

不贈你鐵槍肥馬，

不贈你快車輕舟，

敬奉你國寶一件！

三民主義。

要牢牢的記在心頭！

你用她勸奸殺敵，

你用她去邪正殊，

你用她拯救同胞，

你用她完補金匱。

你用她把世界領進大同之途。

朋友！

請再盡一杯美酒，

灑滅大時代的離愁。

黃河月刊 第九期

完

誰曾敢放濶過草原呢？誰曾敢踏闊過草原的一棵草？牽走一隻羊羔？

草原的主人和草原有着深淵的默契的，它們彼此默訴着過往的艱辛，衷心的熱戀，和那久遠久遠的歲月伴伴的愁緒。

然而當災難的洪流由海岸侵進祖國而擴展到草原時，草原也被浸蝕在痛苦裏，且更慘烈的擴展着！

牧草踐踏了，羊羣哀叫了，人們感到無比的嘆息與激憤，草原是被蹂躪了……

但草原是怯懦的嗎？是無知的嗎？它何曾忍受過別的一點點欺凌？忍受過別的毀壞——一棵草一羣羊羔？

草原的主人是決以無比的英武，更勇敢的姿態去迎擊敵人的。

風是它們的動脈，沙海是它們的心胸，而它們正是自由的符號，做岸地的生活過，當然還要傲岸地活下去，誰犯着它，它就用馬蹄踏碎他的頭顱，它是一條鞭子，一條磨滅過世界的上帝的鞭子。

草原，噙着風，悄然而又奔放。掀天蓋地的塵沙，形成很濃的濛濛，如蒼空濃雲一樣湧接着，而又發着怪厲的吼聲；

是在訴說先民艱苦的歷史呢？抑是表示正要迎接暴風雨來臨之歌奏？還是爲了草原之沾了污穢，在我們隨馬的蹄印間又烙印上敵人的馬蹄並嚼爛了我們的牧草而憤恨呢？

草原  
民族母親的草原！

二十九年十月十二日于蘭州

三九〇



0 — . —	0 — . 0 1	3 2 1 7 0 1	2 1 7 1 0 6
1 7 6 5 0 5	7 6 4 3 0 6	驅逐日寇，要 擁護領袖，要	驅逐日寇，要 擁護領袖，要
驅逐日寇，要 擁護領袖，要	驅逐日寇，要 擁護領袖，要	驅逐日寇，要 擁護領袖，要	驅逐日寇，要 擁護領袖，要

1. 2 1. 7 6 6 6 6	5. 6 5. 4 3 3 3 3	3. 1 2. 1 7 1 0 6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最領袖後的勝利，是萬
0 —	1. 2 1. 7 6 6	5. 6 5. 4 3 3 3 3

要 打 倒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打 倒 日 本 帝 國 主 義  
啊 抗 戰 勝 利 萬 歲 萬 歲 抗 戰 勝 利 萬 歲 萬 歲

5 4 3 0 3 3	3 2 1 0 5	1. 1 7. 6 5. 5 5 0 x	x x x x 0 0. x
我 們 的 是 領 袖	我 們 的 看	鬼 子 快 要 崩 潰 了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1 看
3. 1 2. 1 7 1 0 6 5	5 4 3 0 3	6. 6 5. 4 3. 3 3 0 x	x x x x 0 0. x

最 後 的 勝 利 是 我 們 的 看 鬼 子 快 要 崩 潰 了 哈 哈 哈 哈 哈 1 看  
領 袖 領 袖 萬 歲 領 袖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萬 歲

x x x x x x x 0 x	x x x x x x x 0	1 3. 5 4. 4 3	—
鬼 子 快 要 崩 潰 了 快	崩 潰 崩 潰 崩 潰 了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x x x x x x x 0 x	x x x x x x x 0	5 5. 5 6. 7 1	—

(完)

# 「聽我們勝利的笑聲」

熊正鈞 詞曲  
熊正鈞 編

黃

黃

周

刊

第

九

期

三九二

(二部合唱)

稍快，興奮的，要笑，

0 ——— . ——— | 0 ——— . ——— |  $\overset{3}{6}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9}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0}$   
 你也笑 哈哈哈哈哈  
 $\overset{3}{5}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0}$  |  $\overset{3}{3}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0}$  | 0 ——— . ——— |  
 你也笑 哈哈哈哈哈。我也笑 哈哈哈哈哈

$\overset{3}{3}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0}$  |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1}$  |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1}$  |  
 我也笑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0 ——— . ——— | 0 ——— . ——— | 0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0}$  |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1}$  |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0}$  | 0 ——— . ——— |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5}$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看  
 0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4}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6}$  |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4}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1}$  |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5} \overset{\circ}{0}$  |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 看你也 在歡呼！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1}$  |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5}$  |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5}$  |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0}$  |  
 我也在歡呼。啊 大家一齊歡呼 啊 歡呼歡呼  
 0 ——— . ——— |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5}$  |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7}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6}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5}$  |  $\overset{\circ}{3}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2} \overset{\circ}{1} \overset{\circ}{0} \overset{\circ}{6}$  |  
 歡呼歡呼 歡呼歡呼

(一) 要  
(二) 要

# 遙寄武昌

李渠

朝陽爬在階梯山上，  
照射到黃鶴樓旁，  
織成了萬縷金線，  
染紅了東流的長江。

「辛亥年」，  
您掛上光榮的旌旗。

四萬萬雙眼睛，  
望見了人類的慧眸。

「二一八」，「四二九」……  
您披上戰鬥的衣裳，  
噴射出內心的火燄，  
揭開了陰霾的天窗。

千萬人呵，  
那駛航在祖國的海燕，  
遇過了城嶺，  
渡過了海洋，  
在東湖，  
在兩湖，  
在兩湖，  
在兩湖……

在血死的威震裏，  
他們懷痛的歌唱：  
「在炮火里沐浴吧，  
願為戰爭埋葬！」

七月的流雷  
射穿在您的身旁，  
孩子們在血海裏走去了，  
吞下眼淚

「我們去了！武昌！」  
兩年的時辰，  
像長江的奔放，  
您咀嚼了奴隸的滋味，  
罩籠了黑暗的迷網，  
懷念在炮火下離別的子孫，  
散落在天各一方！

放心吧，我們安然無恙，  
我們在光明的照耀里  
把自己鑄鍊成銘詞，  
我們正準備一個戰鬥，  
那是全中國勝利的火光！

武昌，  
站起來吧，  
長江東流的波濤，  
在為您歌唱！  
那是千里外的我們，  
向您遙寄的音簡！

# 編後

三九三

本期刊載了幾篇味口不同而能使讀者感到興趣的文章。孫伏園先生的一川語識小，是一篇研究方言的文字；中國爲了國語的不統一，不但一省有一省不同的語言，甚至一縣就有好幾種方言，在兩廣和福建的同鄉會上，常常鬧着因官話不通而打架或者用英語談話的笑話，由此可見統一國語運動是如何重要。感謝敵人的砲火把全國的民衆都集中在三民主義旗幟之下統一起來了，他們不分東南西北，不分種族，不分宗教，都一致地擁護領袖，擁護政府參加抗建，不但統一了她們的思想，而且也統一了他們的語言。孫先生是位文壇的老前輩，他在百忙中的語言，還能做記載方言，統一國語的工作，真使我們感到無限的欣慰與欽佩。希望各地的讀者諸君，也能努力於這一工作，本刊是很歡迎登載這種題材的。

李朴園先生是個爲讀者所深知的劇家，黃鶯兒的情節緊張，對話流利，上演起來一定很能感動觀衆的。老向先生的殷家寨，是這樣緊緊地抓住了每個讀者的心，讀到最後，好像服了一包烈劑，痛快極了！我相信全中國的民衆都會像殷家寨的人一般勇敢殺敵的。

哲一先生的銀座之夜，描寫漢奸的末路有聲有色，這完全是一篇寫實主義的作品，警察強迫看到他醉倒在路旁的心境，只用一呵，原來你也和旁觀者的痛快。一句，就包括了萬般的悲哀，我的創作經驗，本來還想多寫一點的，但爲了另外有幾篇稿子要趕寄給友人，只好草草結束；等到有時間，還想寫點怎樣讀小說與怎樣寫小說的文章以貢獻給一般初學寫作的朋友們。本期的封面，承陳劍琴先生設計，特此誌謝。

# 黃河信箱

## 怎樣做讀書筆記？

讀者先生：

我是讀愛文藝若命的青年，去年我還在上年，今年因病休了學，在病中我慢慢和文藝動物接近，感到文藝是最可愛的東西，但我自己很想把文章做好，我知道只靠看書是不可以的，但除此以外還有另外的法子沒有？請先生賜教。

有人答：要做讀書筆記，多寫作，但讀書筆記怎樣作呢？寫作又怎樣開始去實行呢？這一切，我都不知。先生能告訴我嗎？

我現在把問題歸結起來，請先生費神給予一個圓滿的答覆。

1. 除了多看書和雜誌還有其他的方法使文章進步？

2. 做筆記怎樣作？

3. 一個才學寫作的人，怎樣去開始寫作？

對不上的很！請先生寬恕。

敬祝

撰安

紹輝先生：

讀了你的信，知道你是一位很端努力求進步的青年，這叫我們多麼興奮！尤其是你在病中還能那樣的用功，更是難能可貴的事。

關於你的問題，爲了篇幅關係，我們很抱歉地，只能簡略地答覆你。

黃河月刊 第九期

一，你說「除了多看書和看雜誌以外，還有其他的方法使文章進步？」這確實是一個很具體的問題，據我個人的意見，做文章和寫字一樣，如果想寫一筆好字，必須要下功夫練習。寫文章也是這樣，閱讀之外最要緊的是多練習寫作。文章越寫的多，越容易進步。

二，讀書筆記究竟應當怎樣作？這全是個人的主觀問題，我覺得讀過一篇文章以後，應該有一種心得，這種心得是由於讀者主觀的思想和文字中所表現出來的客觀事實的一種交互作用而產生的，它應當包括：事實的批評，技巧的學習，問題的解答，字彙的運用，和真理的表現，這樣一、二地寫下來，自然成了一篇很好的筆記。

三，一個初學寫作的人，最感到難從下手，其實這事是很容易的，如果他肯繼續不斷地在每天晚間，細細地回憶這一天的生活，它好好地記下來，這就是一個最簡單而最有意義的文章，經過長時間的練習，一定會使你的文字進步得很快，那麼就可以學習寫報告，通訊，特寫，之類的東西，再次就可以練習寫短篇的散文或小說。

以上不過是我個人的一點意見，希望能做你的參攷。

編者

## 一個關於升學的問題

編者先生：

我是個十九歲的青年，由武漢逃出來以後，因學問太淺，想繼續求學，那知在這個時期內

不允許我求學，這並不是家中不允許。而是學神不齊納，現在我且簡單地告訴先生吧，×××學校招生，我很高興地去投考，誰知他不收「外省人」，先生，我覺得太不對了，在抗戰期中還能分東南西北嗎？對於一個流亡的學生應當特別收考才對。

我是無法升學了，我的痛苦不知要怎樣才能解除。一個流浪的青年沒有學升，沒有事做，在此時期內應做些什麼呢？

現在我祇請求編者先生給我一個圓滿的答覆和指導。

讀者陳克繩謹上

克繩先生：

讀了你的信，我們感到無限的同情，在抗戰期間，的確不應再分畛域，何況青年們教學小切，在任一方面都應當盡力幫忙的，青年是國家未來的棟樑，培養之不暇，還能夠隨地遺棄嗎？我們相信你不会虛擲事實，同時也希望這確是一件偶然發生的事件，倘定真有這樣的事，我們希望教育當局予以深切的注意，因為從淪陷區域來的青年都是不甘作屈民的熱血青年，我們應該特別愛護他的。

我們希望你還是一本繼續求學的志願，堅持下去，在目前，自我教育不是一種很簡單很有效的求學方法嗎？到下期各校招生的時候，當能你還可以投考的，再見，祝你千萬不要灰心。

編者

#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張佛千編主 國士 月刊

第六期合刊

新巴達精神論  
談俠  
萬里長征  
袖珍文摘  
德國人與民主主義  
論希特勒  
法國人的性格  
熱烈與冷靜  
意志與勝利

王佛嵐 李旭 陳德周 陳銓 予宰譯 亮臣譯 楊玉清 中央日報

每册一圓一角 半年一元二角 全年二元

第三期要目

洪軌 崔垂言主編  
**思潮** 月刊  
總裁「行」的哲學體系之研究  
三民主義哲學之本體論  
論新哲學的人生觀  
我國戰時財政  
我國戰時稅收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本性格（續）  
歐戰中列國盟軍失敗之原因  
倭寇觀戰下之南洋與中國  
西北屏障伊克昭盟蒙古

李旭 元立 張研田 劉鳳文 張松韻 徐熙農譯 鄭松韻 高維辰 王貳輔

每册五圓一角 半年二元八角 全年五元

## 新中國叢書叢刊

總裁言行

1. 行的哲理 定價一角五分
2. 政治的道理 定價一角五分
3. 三民主義之體系及其實行程序 定價一角六分
4. 西安半月記 定價三角五分

蔣委員長的思想體系  
知難行易學說研究  
非希德告德意志國民書摘譯  
新戲劇插曲  
蒙古歌曲集  
民族教育之理論與實際  
死守中條山（四幕國防劇）  
三民主義哲學之基本研究  
十年來之歐洲  
美國獨立戰爭與南北統一  
我們的綏蒙  
民生史觀與社會進化  
從國史上所得的民族復興  
革命的人生觀  
各國青年訓練目標之研究  
遊藝集  
共黨理論批判  
汗精衛寶密約  
意大利建國三傑傳  
日本明治維新史綱上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陸軍部

新書預告

中小學訓育理論與實際 陸覺先  
日本明治維新史綱下編 鄭學稼

#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發行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